J

第九才子書

鍾馗傳



斬鬼傳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576.5/4128f

小引

這部九才子捉鬼傳沒有序例；一時不容易摸清是什麼時候的作品。我們在八才子白圭志光緒戊申晴川居士的序裏看到兩句話：

……是以詳加評論，列于『才子書』之八……

大約『九才子』的名目，也是晴川居士題的。我們又看本書第五回寫討吃鬼耍碗鬼等遊快哉亭嫖院一節，這種風景，似是描寫亂（太平天國之亂。）前的南京揚州風俗。而本書的文理，思想，學問，似乎都要比白圭志等書高明一些。大約這書是清代道光以前著作。（清代中葉以後的社會思想和普通讀書人的文理，學問，都要比明朝清初高些，書中描寫裝腔鬼一節，排斥『道學家』的『固執』也決非清中葉以前次等讀書人所能有的思想。）

這部書中有極好的社會風俗史料，有極好的『譴責文學。』如第五回描寫討吃鬼等遊亭嫖院一節，確是當時『紈袴子弟』和妓院生活的眞正社會史料。至如第二回描寫高傲鬼的高傲，第四回描寫齷齪鬼仔細鬼的慳吝，第五回描寫低達鬼詐騙鬼的低達卑鄙，第七回描寫裝腔鬼的裝腔；眞是淋漓盡致，痛快絕倫；可把世人糟塌盡了。還有第四回寫不通鬼的不通，也很能引人發鬆。所以捉鬼傳只是作者『憤世嫉俗』借著鍾馗斬鬼的故事來罵世的一部『譴責小說，』與官場現形記專罵官場有異曲同工之妙。這部書總算是值得介紹的！

新式標點

鍾馗傳目次

第一回　金鑾殿求榮得禍　酆都府舍鬼談人……一
第二回　訴根由二神共憤　遣豪強三鬼齊謀……七
第三回　舍司馬計救嘆西施　負將軍箭射酆臉鬼……一六
第四回　因齷齪同心訪奇士　爲仔細彼此結冤家……二五
第五回　忘父仇偏成莫逆　求官做反失家私……三五
第六回　誆騙鬼反被人摳摺　丟謊鬼却教鬼偷尸……四三
第七回　對芳樽兩人賞明月　獻美酒五鬼鬧鍾馗……五〇
第八回　悟空庵懶訴黑眼鬼　烟花寨智請白眉神……五八
第九回　好貪花潛移三地　愛飲酒謬引羣仙……六八
第十回　妖氣淨樹睜歸地獄　功行滿鍾老上天台……七四

新式標點

鍾馗傳

第一回　金鑾殿求榮得禍　酆都府舍鬼談人

世事澆漓奈若何？千般變態出心窩，止知陰府多魂魄，莫道人間鬼魅多。開提筆管漫吝嗟。焉能箇世不生魔。若教盡改妖邪狀，常把青鋒石上磨。

這首詩，單道人生在世，同稟英才，共賦『五常』，何嘗有甚分別處；及至受生之後，習於世俗，囿於氣質，遂與本生之性，迥然各別，好逞才的，流於輕薄，好老實的，習於迂腐，更有那慳吝的，半文不舍，誇大的，滿口胡謅，奇形怪狀，種種各別，人人都有些鬼形，箇箇都起些鬼號，把箇化日光天，半是陰曹地府，你道可歎不可歎。在下如今想了個消滅的方法，與列位醒一醒魄。話說：唐朝有個秀才，姓鍾名馗，字鎮南，生得豹頭環眼，鐵面虬髯，甚醜惡怕人，誰知他外才雖是不足，內才却是有餘；下筆時篇篇錦繡，墨到處字字珠璣，且是一生正直，不信邪祟，正是唐德宗登基年當大比；這鍾馗別了親友，前去應試。一路上免不得飢食渴飲，夜宿曉行。　日到了長安，果然好箇建都之地，怎見得：

華山朝拱，渭水環流，宮殿巍巍，高聳雲霄之外；樓臺密密，排成山水之間，做官的錦袍朱履，果然顯赫驚人；讀書的輕衣寬帶，眞個威儀出衆。捱肩擦背，大皆名利之徒；費力勞心，半是商賈之輩；黃口小兒，爭來平地打觔斗；白鬚老者，閒坐陽坡胡謅喇

這鍾馗觀之不盡，玩之有餘，到了店小二門首，店小二吃了一驚，說道：『我這裏來來往往，不知見了許多

人，怎麼這位相公，生得這般醜惡？』鍾馗笑道：『你看我面貌雖惡，而心却善，尋座潔淨房兒，待俺將息；以便進場。』這鍾馗吩咐已畢，店小二收拾晚飯。鍾馗吃了，已是黃昏。只見長班趙鼎元來稟道：『明日買卷該銀二兩。』鍾馗道：『怎麼就該這些？』趙長班道：『每科舊例，卷子一兩二錢，寫上面要銀一錢，投卷要五錢，結狀要二錢，共該銀二兩，一些少不得。』鍾馗道：『罷了！罷了！這到也簡捷。』於是打開行李，稱出二兩雪花官銀，付與趙鼎元。趙鼎元說：『明日投文，後日准備進場，不可有誤。』鍾馗點頭應諾。一宿晚景提過，次日起來，禮部衙門投了文書，走到十字街，只見一夥人圍着一個先生，在那裏談相。這鍾馗擠向人叢內，抬頭看那先生怎生模樣？但見：

眸如朗月，口若懸河，眸如朗月；觀看處忠奸立辨，口若懸河；談笑時神鬼皆驚。戴一頂折角巾，依稀好似郭林宗；穿一對少根履，髣髴就如張果老。白羽扇指東畫西，黃絲縧束後拖前；當在兩河觀將相，今來此地辨英雄。

這先生原是袁天罡的元孫，袁有傳是也。時當大比，在此談相。鍾馗見衆人相畢，先生少暇，說道：『俺欲煩先生一相，不知先生尊意若何？』先生猛然一看，只見鍾馗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吃了一驚，暗自沉吟道：『相了半日，都是些庸庸碌碌，並無超羣出衆之材；這個人來的十分古怪。』又定睛細看，看了一回，說道：『足下高姓大名？』鍾馗道：『俺姓鍾名馗，特來領教。』先生道：『汝天庭飽滿，地閣方圓，更有兩額朝拱，蘭台庭樹不闕，自是大貴之相。只是印堂間帶了黑氣，旬日內必有大禍，望足下謹慎方好。』鍾馗道：『君子問凶不問吉，大丈夫在世，只要行得端正，至於死生禍福，由天而已，何足畏哉！』舉手謝了先生。次日進場，魚貫而入。原來唐朝取士，與漢朝不同；漢朝取人以孝廉，唐朝取人只以詩賦。鍾馗接得題紙，却是瀛洲侍宴應制五首，鸚鵡賦一篇。鍾馗夙養已就，提起筆來，不假思索，一揮而就。果然是敲金戛玉，文不加點；暗自歡喜。交卷出來，你道當日主闈的是誰？原來正主考是禮部左侍郎韓愈，副主考是大學士陸贄。兩人齊心合力，要替朝廷拔取眞才，無奈閱來閱去，不是庸腐可厭，就是放蕩不羈，更有平仄不調，韻脚不清；還有信口胡謅，一字不通的；微有一二可看的，亦不過張打油而已。兩人歎息說道：『眞才如此難得，怎生是好？』正在愁苦之時，忽然閱着鍾馗這卷，喜得雙手拍案，連聲道：『奇才！奇才！』李太白杜子美後一人而已。清風飄逸，體才正大，盛唐風度，於斯再見矣。』兩人閱了又閱，贊了又贊，取爲狀元及第。聽候德宗皇帝金殿傳臚。到了五鼓設朝時候，鍾馗俯伏金階，不敢抬頭。只聽的鴻臚寺正卿高聲喧唱，第一甲第一名鍾馗。鍾馗聽了大喜，跪在金殿上。德宗皇帝閃開龍目，將鍾馗一看，不覺吃了一驚。心中不悅，道：『我朝取人，全在文貌兼優，這人醜惡異常，如何做得狀元？』這韓愈見龍顏不悅，俯伏奏道：『臣等職司文衡，止知看卷，不知看人；此人詩賦字字琳瑯，篇篇錦繡，不可因人而棄其才，且是人才之優劣，全不在貌。晏嬰身矮而能相齊，周昌口吃而能輔漢，若必以容貌取人，我朝張易之張六郎非明鑑耶？聖人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豈可因貌而廢其才乎？』德宗道：『卿言固是，但我太宗皇帝時，十八學士登瀛洲，至今傳爲美談，若以此人爲狀元，恐四海百姓，皆笑寡人不識人才，將如之何？』話猶未了，只見班部中閃出宰相盧杞，樸頭象簡，玉帶金章，俯伏奏道：『陛下之言誠是，狀元必須內外兼全，三百名中，豈少其人，何不另選一人，而煩聖心躊躇耶？』鍾馗聞言大怒，舞笏便打，道：『人言盧杞奸邪，今日果然！』其時鬧動金鑾，混亂了朝儀。德宗大怒，喝令金瓜武士將鍾馗拿下。鍾馗氣得暴跳如雷，撲上金階，竟將跕殿將軍腰間寶劍拔出，向喉一刺，自刎而死。德宗驚得目瞪口呆，衆官嚇得面如土色。只見陸贄怒氣填胸，向上奏道：『宰相不能憐才，而反害才；他道鍾馗醜惡，做不得狀元，他今現稱藍面鬼，豈可做的宰相；奸

邪誤國，孰大於是，望陛下察之！』彼時德宗後悔無及。說道：『卿言最是，將盧杞發配嶺外，以正娟嫉之罪。』鍾馗無罪受屈，可封爲驅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斬妖邪。仍以狀元官職殮葬。』衆官方纔喜悅，皆呼萬歲。德宗退朝，不在話下。且說鍾馗屈魂不散，悠悠蕩蕩，提着寶劍，插着象板，向前漫走。走了多時，遠遠望見一座城池，好生險惡；但見

陰風慘慘，黑霧漫漫；陰風中髣髴聞號哭之聲，黑霧內依稀見魍魅之像；披枷帶鎖，未知何日脫陰山；鋸解臼舂，不識甚時離地獄；目連母，斜倚欄杆望孩兒，賈充妻，呆坐奈河盼漢子；牛頭馬面，簇擁着曹瞞纔過去；喪門弔客，勾率的王莽又重來。正是人間不見奸淫輩，地府堆積受罪人。

鍾馗正在觀看之時，只見一個判官，率領着兩個鬼卒，飛跑前來，高聲叫道：『汝是何方遊魂？來此鄷都地獄！老實說來，免受捉拿！』鍾馗看那判官，却好與他一樣；也戴一頂軟翅紗帽，也穿一領肉紅員領，也束着一條犀角寶帶，也踏着兩隻沒頭皂靴。也長着一部落腮鬍鬚，也睜着兩隻燈盞圓眼；左手拏着善惡册，右手拏着生死簿，只是不曾帶着寶劍。鍾馗道：『奇哉！難道此人也是受屈而死的。』向判官道：『俺姓鍾名馗，本是唐朝狀元，只因唐天子專取外貌，不愛文章，又兼盧杞妬賢，將俺拏下，是俺氣憤不過，自刎而死；唐天子憐俺被屈，封爲驅魔大神，遍行天下，以斬妖邪，我想妖邪惟鄷都最多，故來斬之。今日到此，煩你通報閻君，問他何處有妖邪，煩他指點，以便驅除！』判官聽了此話，嚇得戰戰兢兢，拱手道旁，說道：『不知尊神到此，有失迎迓，望乞恕罪！尊神欲見閻君，待小判急急通報。』於是別了鍾馗，飛走至森羅殿上奏道：『臣把守鄷都，忽有一人，姓鍾名馗，乃是唐朝狀元，唐天子因嫌他醜惡，他自刎而死；唐天子因封他爲驅魔大神，特來鄷都斬鬼，故此要見大王。』閻君道：『有請。』這判官傳旨下來，鍾馗進得大門，只見兩班列着猙獰鬼，到了殿上，又見殿

柱上掛着一副對聯：

左邊是　休大膽！熱鐵烊銅，摸摸心頭怕不怕？仔細思量！

右邊是　莫胡爲！幻夢生花，算算眼前是不是？徒勞機巧！

閻君見鍾馗進來，降階而迎。鍾馗放下寶劍，拏了笏板，倒身便拜。閻君雙手扶起，讓坐已畢。遂卽問道：『尊神到此，有何貴幹？』鍾馗道：『俺奉唐天子之命，遍行天下，以斬妖邪，俺想此處妖邪必多，故來斬之。伏乞指示一二。』閻君道：『論妖邪陰司雖多，不過是些服毒鬼，上弔鬼，溺死鬼，餓死鬼之類；經理神司却也不管，孤家自理之餘，還有秦廣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卞城王，泰山王，都市王，平等王，轉輪王，又有左三曹，右三曹，七十四司；並無一個遊魂作害人間。尊神要斬妖邪，倒是陽間甚多，何不去斬？』鍾馗聽了大笑道：『陽世間乃是光天化日之下，又有王法究治，豈容此輩存身耶？』閻君道：『尊神止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凡人鬼之分，止在方寸；方寸正時，鬼可爲神，方寸不正，人卽爲鬼，若不見古來忠臣孝子，何嘗不出鬼爲神乎？若夫曹瞞等輩，奸險叵測，豈得爲人耶？』鍾馗聽得此話，豁然大悟道：『是便是不知此鬼，是何名色？』閻君道：『此等鬼最難處置，欲加之以王法，彼無犯罪之由，欲彰之以報應，又無得罪之狀，也曾差鬼卒稽查，大都是些習染性成的罪孽。』命判官將此等鬼簿遞於大神。判官遞於鍾馗，鍾馗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的，都是些：

謊鬼　假鬼　奸鬼　高傲鬼　地溜鬼　冒失鬼　無二鬼　仔細鬼　討吃鬼　哄街鬼　偷尸鬼
下作鬼　倒場鬼　臘臉鬼　急性鬼　耍碗鬼　裝腔鬼　作生鬼　替死鬼　輕薄鬼　誆騙鬼
乜些鬼　短命鬼　急賴鬼　心病鬼　窮鬼　黑眼鬼　低達鬼　發賤鬼　齷齪鬼　丟謊鬼
摳掐鬼　風流鬼　伶俐鬼　色中餓鬼　臨了一個樹睜大王

鍾馗看畢大驚道『不料世間有這些鬼魅，不知今在何方？』閻君道：『此等鬼魅，也無一定，大抵地方繁華處，輕薄風流等鬼多，地方鄙俗處，仔細齷齪等鬼多。尊神但隨便驅除，且是驅除之法，亦不可一概而論，得誅者誅之，得撫者撫之，得憐者憐之，總之量其情之輕重，看其罪之大小，只得尊神斟酌便了！』鍾馗道：『雖然如此，但陰間鬼魅，有十殿閻君，又有六曹羣司管理，陽間的鬼，獨委小神一人，恐其獨力難支，將奈之何？』閻君道：『不妨，孤這裏有兩個英雄，一個叫做含冤，一個叫做負屈，他二人有文武之才，可以隨便驅使，再令陰兵三百以助其威；此鬼斷無不滅之理！』說畢，即傳含負二將軍當殿驅使。

含負二人遵命，俯伏殿下。鍾馗舉目觀看，只見含冤怎生模樣：

頭戴儒巾，論腦油足準有十斤，身穿藍衫，想塵垢少敘有三斗，滿腹文章，怎奈飢時難煮，填胸浩蕩，只好暗處長吁；白眼親朋，反說窮酸骨傲，離心妻子，倒嫌男子情乖。正是失意猫兒難學虎，敗翎鸚鵡不如雞。

鍾馗再看那負屈卻又不同，但只見：

舉止剛方，形容古怪，狼腰虎體，兩臂有千斤之力，海闊天空，一心无二點之私；力能扛鼎，怎奈无鼎可扛，氣可吞犀，其如無犀可吞；折弓爛箭，只好向人前賣弄，六韜三略，祇落的紙上談兵，正是雄心欲把山河奠，薄命難逢推轂人。

閻君對鍾馗道：『這二人一文一武，足可驅使，只是无有尊騎可乘，怎生是好？』閻君躊躇一回，忽然想起道：『俺這陰山之中，有一白澤，他原是伯懿所變，只因害了伍子胥，將貶他入陰山，數年以來，日怨自艾，頗有改邪歸正之心；叫鬼卒可將白澤牽來。』須臾十數個鬼卒簇擁白澤而至。閻君問道：『汝今悔心可與驅魔大神騎坐，不得無禮！』只見那白澤點頭，似有馴伏之狀，鍾馗起身拜謝了閻君，飛身上了白澤，提了寶劍，插了笏板。含負二神，各上駿馬，率領三百陰兵，浩浩蕩蕩，往陽間而來。只見奈河橋上，立着一個小鬼攔路，大喝道：『何處魔神，敢從俺奈河橋經過！』鍾馗大怒道：『唐天子封俺爲神，閻羅王賜俺陰兵，你是何鬼，敢大膽攔路？』這小鬼聽了嚇得渾身發戰，說道：『不知尊神，望乞恕罪，敢問尊神此去何爲？』鍾馗道：『唐天子令俺遍行天下，斬除妖邪。』小鬼聽了，情願隨行。鍾馗道：『俺已有陰兵三百，要你何用？』小鬼道：『尊神有所不知，俺原非小鬼，我是的田間碩鼠變化，那日曾與鷓鴣賭賽，他欲巢偏上林，我欲飲乾奈何，不料他所巢不過一枝，我所飲不過滿腹，不想自飲之後，身邊生了兩個肉翅，化作了蝙蝠，所以有鬼的所在，惟我能知之。尊神欲誅妖邪，待俺做個嚮道如何？』鍾馗聽了大喜道：『俺正少一嚮道，你試變來我看！』那小鬼打打轉身，忽然飛起去了。鍾馗抬頭一看，果然化作碗大蝙蝠，鍾馗大喜，收作嚮道。跟定蝙蝠踊躍而去。這一去，有分教魍魎攢眉，鶴唳風聲，皆是將魍魎破膽，山川草木總成兵。不知此去如何斬鬼伏邪，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訴根由兩神共憤　逞豪強三鬼齊謝

漫說子雲才，无貝幫扶志已灰，彈鋏田文何處去，哀哀！有寬皮裝去了。該該謁大欺人爲甚來？

話說鍾馗跟着蝙蝠，領了陰兵，浩浩蕩蕩，早已來到陽世。其時化作人形，却好正是三春時候。一路上看了些桃紅柳綠，碧水青山，遠遠見綠柳影中，顯出一座古刹，蝙蝠早已飛上前去。鍾馗說道：『俺不免到那寺中歇息一回，再去如何？』含負二人齊聲道：『好，該去看一看。』走至寺前，衆神抬頭觀看，只見上面一匾，寫着希奇寺三個大字。果然脩蓋得好。但見

琉璃瓦顏如青靛，硃砂門色比猩紅，青石台基打磨的光光滑滑；綠油斗空，粧畫的整整齊齊。山門下斜歪着兩個金剛，咬着牙睜着眼，威風凜凜；二殿裏端坐的四大天王，托着塔，拏着傘，像貌堂堂，左邊是南海觀音，率領着十八羅漢，右邊是地藏菩薩，陪坐着十殿閻君。三尊古佛蓮台上，垂眉落眼；兩位伽藍，公案後，袖手旁觀。看更有那彌勒佛，張着口，呵呵大笑，還有個小韋馱，穿着甲，默默无言。老和尚，故意欺人常打坐，小沙彌無心念佛害相思。

鍾馗到了寺門，知客見了，吃一大驚，問道：『何處來的？』鍾馗道：『俺奉唐皇之命，到處斬鬼，因見寶刹莊嚴，到此一歇。』知客引着鍾馗，拜了佛祖，參了菩薩，走到後殿，又謁了彌勒古佛，知客讓至方丈，遞上茶來，鍾馗等吃茶畢，知客到鍾馗面前道：『老爺到此，本該恭候，只是新近來了一個火夫，懶惰非常，惟恐齊饌不周，是以猶豫不決。』鍾馗道：『俺家並不吃素，只要買些來，打些酒來，俺三人自吃。其餘兵卒，只做些湯飯就是了。』知客聽說，謊忙買了幾腿肉，打了幾桶好酒，送至方丈。這鍾馗挽起袍袖，拔出所佩之劍，將肉割的粉碎，擦起長鬚，露出一張大嘴，如狼吞虎嚥一般，一面吃肉，一面飲酒。護衛二神，也陪他吃了一番。眞個大風捲殘雲，霎時間盃盤狼籍。鍾馗向護衛二神道：『適間在閻君面前，走的慌速，也不曾問你二位根基，如今閑暇，何不細說一番。咱家也得個明白。』含冤聽的嗟嘆道：『俺本一個寒儒，上无父母，下无兄弟，終日以吟詩作賦爲事，不料此詩與彼絲不同，吟下盈千積萬，也做不得衣冠，遮不得寒冷；此賦與彼富不同，作下滿案盆几，也立不得產業，富不得人家，每日咽喉似海，活計全无，塊塊窮的一發可憐。待要尋親戚，不惟不憐我，而反笑我，待要求朋友，不惟難求他，並難見他，及至回家，妻子又吵個不了；因此俺即離了家鄉，四海遠遊，風流的嫌我迂疏，拘謹的嫌我放蕩，後來寓在都內，頗爲知章賀老生賞識，那年正當大比，蒙賀老先生取爲探花及第，不想楊國忠要叫他的兒子作元，賀老先生見他半字不通，不肯取他，他就懷憤，上了一本，說賀老先生朋比爲奸。朝廷就將賀老先生罷職回家，將俺革退我想半生流落，方能知遇，又遭阻滯，命薄如紙，活之何益？因此俺一頭撞死。閻君憐我无辜，正欲上奏天庭，不想主人至此，得見天日。』說罷大聲痛哭起來。鍾馗道：『苦哉！汝既有此才華，俺今日權拜你爲行軍司馬，待功成之後，奏知上帝，那時再討封爵何如？』含冤含淚拜謝。話猶未了，只見負屈已落淚。鍾馗道：『汝有何心事，何不向俺一講！』負屈道：『俺本將門之子，自幼愛習弓馬，得有百步穿楊手段，無奈時乖運舛，連科不能得第；後來投了哥舒翰，那年土番作亂，舒翰令安祿山討戰，將我隨軍，不料祿山失機，陷入賊陣，是我不顧死生，救他出來，及至回營，哥舒翰就要斬祿山首，不料他預了楊貴妃的情面，向明皇說了，反說主將敗陣，皆手下不用命之過，因此將俺殺了。如此奇冤，無處伸訴，今日得遇主人，正欲借此以洩胸中之氣。』鍾馗道：『既然如此，俺就拜你開路先鋒。』這負屈也謝了恩。二人又問鍾馗的情由。鍾馗亦一一說了。兩神不勝嘆息。正是愁人莫對愁人說，說起愁來愁殺人。次日起來，見一個小沙彌，慌慌張張，持一個紅帖，往後殿直跑。鍾馗道：『是甚帖子，與我一看。』小沙彌不得已，遞將過來。鍾馗見上面寫着：「年家侍教生獨我尊頓首拜。」遂問道：『此人是來怎麼？』小沙彌道：『我問他，他說要拜後殿彌勒佛。』鍾馗道：『豈有此理！彌勒古佛豈可說一拜字！』小沙彌道：『老爺不信，他隨後就來。』老爺只在旁邊看他便了。』鍾馗依言，躲在一旁，暗地觀看，見山門開處，進來一個妖魔。怎見的：

兩道揚眉，一雙瞪眼，兩道揚眉，竟生頭頂心中，一雙瞪眼，竟在眉稜角上。談笑時面仰朝天，交接處眼底无人，手舞足蹈，雖然六合內任彼崢嶸，快心滿意，竟覺四海中容他不下。戴一頂鳳頭冠，居然尊其瞻視；穿一件蛇蚤皮，止算設其裳衣。兩個小童，不住的高呼低罵，一匹瘦馬，那裏肯慢走緩行；正在貓兒得意

強如虎，蜥蜴粗腔勝似龍

原來此鬼，一生高傲，今日來意，本欲騙這些和尙錢使用。不料却好撞着鍾馗。鍾馗看他舉動，又看了裝束，不覺大怒，提起劍來，劈面砍道：『我把你這一字不通，嘔斷腸子的奴才，輒敢大膽欺人！』這妖魔閃在一邊，呵呵大笑道：『你且說我如何不通，如何欺人？是了便罷！稍若不是，和你決不干休！』鍾馗道：『且不論你衣冠僭妄，舉止輕狂。卽這一尊彌勒古佛，是何等尊重，你敢寫個年家侍教生帖子來拜，這豈是個通文達理，謙恭自處的麼？』魔道：『若說起這根由，怕有我坐處，並無你站處，俺當初和他同門脩道，同洞講經，後來他便做了西方尊者，我便做了南贍部州頂天立地大將軍，上管天，下管地，尊大无二，三官大帝見了我稱晚生，十殿閻君，遇着我皆稱卑職，至於二十八宿，九曜星官，以及四瀆五嶽，龍王等衆，益發不敢正眼看我，今與他一個侍教生帖子，因他是和尙，不好與他眷弟，所以下個教生帖子。還是讓他，又何爲一字不通耶？』這鍾馗聽的他說出許多根由，嚇的暗暗咬指道：『不想此人倒有許多本領，怪道他揚眉瞪眼的。』只得向他說道：『你今手無寸刃，又无將卒，俺待要殺你，也顯的我坐地欺人，與你可囘去取了兵刃，領定兵來，那時和你交兵未遲。』那妖魔呵呵大笑道：『也罷！我且恕你再來拿你未遲！』說罷，只見他脚不踏地，竟從空中而去。鍾馗向含冤二人道：『看他神通廣大，如之奈何？』含冤道：『雖然如此，其間尙有許多可疑之處。』負屈道：『有何可疑？』含冤道：『他來拜彌勒古佛，現今彌勒古佛，乃是泥塑佛像，不能言語，又不能動用周旋，如何拜他？此其可疑者一也。他又說他是頂天立地大將軍，俺查縉紳，並幽怪錄，皆无此等官銜神號，此其可疑者二也。他說三官見他稱晚生，閻君見他稱卑職。可謂尊之至極了，就該有鑾仗侍衛陪駕的諸神，怎麼止騎着一匹瘦馬，跟兩個小童，餘外別无護從？此其可疑者三也。有此三可疑，所以此妖難憑。』鍾馗道：『是呀！我待要將他斬首，又恐他果有些來歷，有干天條；待要放了他，又怕他將來作禍，怎生是好？』含冤道：『不難！俺不免扮做草澤醫人，前去訪問端的，再誅他不遲！』鍾馗道：『此言有理！』於是含冤戴了一頂高頭方巾，穿了一件水含道袍，換了兩支猪嘴履，肩上挑了藥囊，手中拏了响板，別了鍾馗，信步而去。走了多時，只見前面一溪流水，幾株楊柳下，一座小橋，橋邊都是硃油欄杆，十分的清雅。宜人，怎見的？有詩爲證：

清水無塵映夕陽，東風拖去柳絲長；閒來獨向橋邊坐，不數兒家彩漆床

這含冤走得空乏了，只得在橋上歇息片時。正在那裏受用，些「清風徐來，一觀看些「綠水潺洄」，只見一個白髮老者走上橋來，向含冤拱手道：『足下莫非善岐黃之術麼？』含冤道：『老者問俺怎的？』老者道：『俺姓通名風號仙根，年六十一歲，並無子息；止生一個女兒，不知怎的，近來發寒潮熱，晚間自言自語，似有妖邪之狀，敢煩先生垂憐一看！小女若得病愈，感恩不淺。』含冤正要打探消息，隨卽應允，跟着老者，走入村去；那村你道如何？

幾間茅屋，一帶壞垣，扇車下金雞尋食，崖頭上白犬看門，南瓜葫蘆，竟當作銅鑪擺設；棗牌穀穗，權充做古遮牆牛，圈內兩個鈴鐺鳴徹夜；樹林中，幾羣鳥雀鬧斜陽；還有如村姬面黑偏搽粉，少婦頭蓬喜戴花。含冤看罷，走入屋裏，也不暇看他女兒的容顏，只顧低着頭，假診了一會脈，卽說道：『令愛無甚他病，不過受了邪氣，不必服藥，你這左近，現有一位頂天立地大將軍，他神通廣大，何不請他來，捉拏妖邪？』那通風道：『俺這裏並無甚麼頂天立地大將軍，先生莫非記差了？』含冤道：『不差，小弟也曾見過，怎麼會差？』通風道：『是怎麼個模樣？怎生打扮？說來俺聽！』含冤遂將妖魔如何拜佛，如何衣冠騎從，說了一遍。通風道：『原來是個高傲鬼。』含冤遂問道：『怎麼叫做高傲鬼？』通風道：『此鬼一生好說大話，他本是孟夫子書註上，

齊人的後代，他亦有一妻一妾，因他素日連妻子也要欺哄，被他婦人看破行藏，在家存身不住，所以帶了一妾走到俺這裏來，起初大話嚇人，個個寒心；次後高傲慣了，皆知他不過如此，其實無甚本事，如今人人都不理他，所以如今又到遠處地方，誆些財物，圖些酒食，是你們正氣，不曾被他騙住，他何嘗是甚麼神來？』含冤道：『是便是，只是他戴紫金冠，穿白衣袍，此樣衣冠，却是何處得來的？』通風道：『說起這話，益發長來；那日敝村賽社，要粧「三戰呂布」的故事，向戲班中賃來了一個冠子，不想他心懷不軌，就將冠子匿起，不肯還人，時常戴上，至於那件衣服，前日才向小弟鋪中借去，今日正要去討，不想他又穿出去了，但不知那匹馬，與一對小童，又是何方騙來的？』一夕話說得含冤如醉方醒，說道：『雖是如此，怎的破他？』通風道：『不難，早起聽說，他妾已餓死了，他還不知，等他興你們交戰之時，老漢去高叫報信，也索討衣服，將他的根由明說出來，他自然高傲不去，那時下手，豈不省力？一者成了你們的功，二者除了敝莊之害；你道如何？』含冤道：『妙極！』於是背上藥囊，拏了响板，作別老者，笑嘻嘻不多一時，走進了山門。鍾馗一見問道：『你探得事體如何？』這含冤又笑了一回，方才說怎麼遇見一個老者，怎的說起高傲鬼，匿了戲班裏的金冠，借了老者的衣服，一五一十說了一遍，把鍾馗與負屈，亦惹的笑個不了。三人正在那裏大笑，舉首往山門外一看，只見那高傲鬼，領定一夥諂媚的鬼兵，施施而來，在外叫罵。鍾馗大怒，調了陰兵，左有含冤，右有負屈，並立寺門以外。鍾馗用劍指定大喝道：『來者莫非是高傲鬼乎？』高傲鬼得勉強說道：『孤家此號，不過混號而已，豈得認以爲眞耶？汝有本事，敢和我大戰三合。』鍾馗道：『使得使得！』『兩個一來一往，戰了五十餘合，不分勝負。正在酣戰之際，只聽的高呼道：『高傲鬼還俺的衣服來！』高傲鬼抬頭一看，見是通風老人，他竟佯爲不知，合鍾馗又戰。這老人又叫道：『衣服是小事，還有凶信報與你，你家

貴妃今已餓死了，還等你去買棺木？』這高傲鬼聽見，將他履歷手本，被這老人高聲說出，嚇的他骨軟筋疲，目瞪口呆，不能鬬鬧。只見負屈催馬飛來，將他拏下，衆兵一揮而散。鍾馗道：『將他目剜來我吃！』又說道：『俺本欲將你誅了，體上帝好生之德，饒你去罷。』高傲鬼叩頭謝了，不斬之恩，瞎摸瞎踹的去。原來這高傲鬼還有兩個結義兄弟，一個是叫做無二鬼，一個叫做下作鬼，與高傲鬼正在那不老石上坐着閒談。只見高傲鬼從那邊摸摸踹踹而來。二人一見，吃一大驚，說道：『兄長今日怎的這等個模樣？』高傲鬼聽見，不由的長嘆一聲道：『不消說了！愚兄終日大話，不想今日遇着一個烏鍾馗，將我拏住，把眼睛剜去，他吃了家下妃子，又餓死了，教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我今日至此方望二位兄弟救命！』說到傷心處，三人止不住放聲大哭，流了四行眼淚。無二鬼怒冲冲說道：『俺三人結義以來，無論天地神靈，宰相官貴，也都要看俺們幾分，甚麼烏鍾馗，就敢欺心大膽，將哥的眼剜了？哥不必怕他，有俺兄弟們在此，要打就和他打，要告就和他告，羟糊吃柳葉，我就不信這個羊上樹！』下作鬼道：『二哥說的是！自古養軍千日，用在一時，哥與兄弟們結交爲的甚麼？你兄弟也還有本事，手下還有些兵卒，就怕了他不成？俺把他只當「照龍」，也不在「俺戊己庚」上哩！哥你聽我說，我和二哥點兵，披掛整齊，殺進寺去，與哥報仇。』只見炮聲振地，殺氣連天，裹脚旂，布裙旗，迎風飄蕩，剃頭刀，剔足刀，映日光明，無二鬼歪戴着紫絨冠，知他得意，下作鬼斜戴着羅圈鐙，自覺威風，中軍帳內摸眼睛，他還夜看兵書，彌勒寺前有結果，定要齊登鬼籙。且說鍾馗此時正同含冤二人，談笑高傲鬼的故事，只見小和尚兩腿如飛，進來報道：『老爺不好了！禍事到了！』鍾馗道：『有何禍事？』小和尚道：『高傲鬼又調了他兩個兄弟來了，一名叫做無二鬼，一名叫做下作鬼，率領許多兵卒，將寺圍住的鐵桶相似。』鍾馗怒道：『俺饒了他，他反尋上門來？』說罷，手提寶劍，就要

出陣。含冤向前諫道：『主公不必動怒，我想此鬼剜去眼睛，究竟廉恥未喪，不如小神去勸誨他一番，若他改過自新，是亦消魔之一法也。』鍾馗道：『你去走一遭，待他不改，再戰不遲。』這含冤乘馬出陣，高叫一聲高傲鬼前來答話。只見對陣中一馬飛來，馬上一人，頭戴歪巾，身穿短衣，手中拏着一杆白鐵毛鎗，衝過陣來。衆人視之，乃無二鬼也。無二鬼道：『俺合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爲何將我兄長剜去眼睛，你生吃了，俺今日合你決一死戰。』說罷，舉鎗就刺。含冤攔住道：『且莫動手，我合你說正話。大凡人生在世，全在以信義廉恥爲主。聖人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孟子又云：「恥之于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你們這夥鬼邪，統無信義廉恥，高傲的高傲，無二的無二，在你們以爲洋洋得意，在人看來，連狗屁也不如；若稍有廉恥者，就該羞死；尙敢揚眉瞪眼，白晝騙人耶？』只見無二鬼全無愧怍，反呵呵大笑道：『汝欲效孔明，罵俺周郎耶？古人云：「識時務者爲俊傑。」似你這無用之人，我並不屑於殺你，知我的利害，速速回去，叫你那主人來，引頸受戮，免的我殺進寺去。』一席話說的含冤牙癢難當，只得回陣。鍾馗一見問道：『爲何司馬一出即回？』含冤道：『不知怎的！他那裏說話，我這裏就牙癢難受。』負屈接言道：『此輩非言詞可退，還是我合他大戰一番，方見高低。』鍾馗道：『如此說，勞卿便去。』這負屈結束上馬，提刀而出。且說這無二鬼得意回陣，愈覺威風，向下作鬼誇張。下作鬼道：『待俺再來時，我也替大哥出力。』『正在矜張之際，只見小鬼報道：『外邊又有一人索戰。』下作鬼聽得，戴上頂燈盞高盔，穿了一件札花鎧甲，拏了一把剔脚短刀，走出陣來。負屈問道：『來者莫非無二鬼乎？』下作鬼道：『我把你這有眼無珠的東西！且不要論俺的武藝高強，人材出衆，你就不看俺穿的是甚麼衣服？使的是甚麼兵刃？只這一頂盔，是通身貼金的。這領甲，是南京清水繡線札花的。這雙靴，是眞正股子皮造成的。這口刀，是折鐵點鋼沙石細磨的。這匹馬，是五十兩足白銀買的。你有甚麼本事，就敢和你下作爺爺交鋒對敵？』說罷，只見負屈一交跌于馬下，衆陰兵急上前去救回。鍾馗道：『先鋒爲何落馬？』負屈道：『奇怪，他口裏誇張之時，我的筋就裂的生疼，所以跌下馬來。』鍾馗道：『你們不濟，還是我親自出馬。』說罷，提了寶劍，騎上白澤，走至陣前，高罵鬼兵報進。高傲鬼道：『二位賢弟俱已見功，我不免也見一陣。』無二鬼下作鬼齊聲道：『兄長不必出馬，他已將兄眼剜了，只怕他見了你，他說是瞎子出來了？』高傲鬼道：『不妨！這叫做剜了眼睛不算瞎，有何妨礙？』二鬼止他不住，放他出馬。鍾馗一見便道：『你的眼已剜了，敢來此瞎傲！』高傲鬼道：『向日原爲娘娘駕崩，孤家一時心正不樂，被你拏住了。今日領了二位御弟，還有大將千員，雄兵百萬，合你對敵。你若早早回去，是你的造化，若說半個不字，我命四大天王，將你拿住，發在閻君那裏，使你萬刼不得人身！』鍾馗大怒，揮劍向前要斬此瞎鬼，只見他從頭頂上吐出一股惡氣，將鍾馗冲得惡心，幾乎墜下馬來。含冤二人在那邊觀陣，見此光景，連忙放馬，將鍾馗救回，來到寺中，無計可施。三人正在愁苦之際，見一胖肚和尙走將進來。那和尙怎生模樣，但見

一個光頭，兩隻赤脚，一個光頭，出娘胎並未有髮；兩隻赤脚，自長大全不穿鞋。吃飯時張開大口，好似一座紅門；哂笑處密封着眼，端的是兩鈎新月。肚腹朝天，膀膀脹脹，足可撐船蕩槳；布袋拖地，挖挖搭搭，都是些燒餅乾粮。任他貴賤賢愚，盡在呵呵一笑中。

這和尙笑嘻嘻的走進來，向鍾馗衆人道：『你們爲何只等狠狽？』鍾馗道：『師父有所不知，如今來了三個鬼王，俺合他對敵，牙癢筋疼，惡心不能捉他，如之奈何？』和尙道：『不妨！』於是走出寺來，向那些鬼說道：『何處鬼頭，速來見吾！』只見三鬼洋洋得意而來，便說道：『你是何方掛褡野僧，敢來說話？』這和尙也不理他，笑了一笑，張開大口，咽喙一聲，將三鬼嚥下肚子。鍾馗並衆人大驚道：『師傅有如此神通！』和尙道：『

你們不知此等鬼，也合他論不了道理，講不了高低，只用大肚皮裝了就是。何必與他一般見識？』鍾馗道：『是便是！祇吃在腹中，未免有些難當！』和尙道：『我自有一個妙法安置，須臾出一大恭，竟將三鬼變作一堆臭糞。這正是

生前作盡千般孽，死後不值半文錢。

衆人一見大喜，知是異人。正欲叩謝，那知和尙化作清風而去。鍾馗道：『怎的一時就不見了？莫非祖師來助俺麼？』含寃道：『是了！我看後殿那彌勒古佛，正是這個模樣。』衆人一齊走至後殿叩拜。不知後次又有何鬼，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含司馬計救嘆西施　負先鋒箭射醜臉鬼

花影當簾日正長，閒談人事費商量；因循既短豪良氣，得失還疎訓誡方。不斷多情錦似帶，自然有面厚於牆；劍鋒不惜誅邪手，纔覺靑天分外光。

話說鍾馗拜謝了彌勒古佛，回至方丈，就要收拾行李起程。這知客十分難留，再三致意說道：『老爺到此，並無點水之敬；今日少暇，待貧僧聊具小酌，少申寸敬如何？』鍾馗與衆人，只得坐下。等了半日，方纔方下桌兒，又等了半日，方纔拿上一道茶來。堪堪等到日落時分，方纔拿上幾碗嗄飯來。急的那知客不住的往來催督，鍾馗心中不樂。因對知客道：『啓老爺得知！這就是前日所言，新來待慢？』知客道：『啓老爺得知！這就是前日所言，新來的那個火頭，十分懶惰，每日睡至日出三竿，每夜磨至三更以後，至于出言行走，都是丟油投水，竟像個害癆病的一般。所以把齋饌遲了。望老爺寬恕則個！』鍾馗道：『你叫他來，我看是怎樣的一個火頭。』這知客叫了半日，方見一個火頭，從那邊「慢調絲縷」的走將進來。

垂肩落眼，少氣無聲；開言處口如三緘，舉步時脚有千斤；急步忙行，心內和平，好似養成君子；操手併足，眞如得道天尊。山水東西堪作弟，無粮布袋可稱兄。

鍾馗看了，按劍喝道：『汝是何方人氏！從實招來！免汝一死！』那火頭不慌不忙，上氣不接下氣的回道：『小人原非人類，本是怨魂。只因那年做些買賣，要趕水頭，不想衆人性急，都早早去了，我起來時，已是紅日半天，只得我獨自一人行走。誰知路遠的緊，四五里路，直走到黑；忽然遇見一個皮臉賊，將我的行李盡皆奪去。俺正待要趕他時，却被一條螞蟻蛇把我纏住。纏的我少氣無力，不覺死去。欲要告稟閻君，不料到陰司閻君又退殿了。我只得權在寺中，圖些口腹。此是眞情，不敢欺詐。所稟是實。』說了半日，方纔說完。鍾馗聽了道：『據你說來，莫非是個瘟死鬼麼？』火頭道：『不是的。』鍾馗道：『我待要殺了你，你又無甚大罪；故欲待不殺，又實在惱人。』正在沉吟之際，只見一人，突然進來，坐在上面，舉筯就吃。衆人見了，都吃一驚。這個人怎生模樣？

本非傲物，恰像欺人。有話便言，那裏圖尊卑上下？有酒便吃，並不知揖讓溫恭。若做事一任性子，闖出禍方纔破膽，一出言三分粗氣，弄下鬼始竟寒心，正是但知天下無難事，不信人間有細人。

你道此人是誰？正是簿子上邊所記的冒失鬼是也。當日冒失鬼就坐在上面自飲自吃。鍾馗大怒，向含寃二神道：『我今想了一個處置此人的法子在此。』衆皆問道：『有何法子？』鍾馗道：『如今把他兩個乘除一番。教他瘟死的，反要冒失起來。冒失的，反要瘟死起來。也是一個裒多益寡之法。』說罷，命負屈提起劍來，將二鬼一劍一個劈成四半。負屈稟道：『此鬼怎樣乘除？』鍾馗道：『不難！』卽將四半錯合成兩個。教他瘟

死的也不瘟死。冒失的也不冒失。負屈聽罷，遂卽錯合兩處。那二鬼當時起來，竟成一對中行君子，謝恩而去。你道這鬼怎麼就分合的來？蓋鬼本無形，止有陰氣，氣與氣合，自然易成；衆人尋了一齊服鍾馗有代天造化之功。只是把寺中的和尙，嚇的咬指；以爲神人出世，益發恭敬。又留住了一夜。次日，率領陰兵，別了僧人，跟定蝙蝠往前正走。走不多時，只見通風道人坐在那邊長嘆。見了鍾馗，衆人大喜道：『老爺來了麼？且請到寒舍獻茶。』鍾馗道：『老者何以至此？』那老者道：『一言難盡！自老爺誅了高傲鬼之後，只道老爺們駕已行了，決無相會之日。不想今日又遇，實是三生之幸。』含冤道：『你不知高傲鬼又調他兩個兄弟，十分利害；俺們合他戰了幾次，不勝他。幸遇彌勒古佛，將他三個一口吃了，方纔平罷。所以遲延了多少日期。但不知你家女兒，比從前好些麼？』那老說道：『途中不能細說，請到舍下再告。』於是衆人跟著老人，走入草堂裏來，只見正面掛着一幅親友賀壽的幛子，文理只好半通。下邊放着一張硃紅小棹，紙皮已去一半。牆邊都是園子，堆着菱子黑豆。門後都是着農器的，無非犂耙叉耙之類。衆人看了一會，鍾馗坐在上面，含冤二神坐在兩旁，其餘的陰兵都紮在村外。老人下邊陪坐。須臾吃茶。含冤又問他女兒之事如何？老人道：『自從先生看病之後，日甚一日，後來磕磕將死。老朽再三盤問，小女方纔說出原來是一個鬼魅纏住。所以老朽一心要請老爺，今日到此，不勝之喜。』鍾馗道：『是何鬼魅，待俺與你除此一害。』老人道：『此鬼說來甚是利害，小女也曾細細問他，他初時不肯說出來，到如今相與熟了，方肯說出他根基。他本是無恥山寡廉洞人氏，洞中有一個醜臉大王，他有四個徒弟，一個叫做齷齪鬼，專好吃人，再不肯教人吃他，眞有一毛不拔的本事。一個叫做仔細鬼，任你賊打火燒，他總不肯舍出一個錢文，這兩個好生利害。還有一個急賴鬼，只憑急賴罷了。又有一個錦纏鬼，就是如今纏小女的這個鬼魅。他四個鬼，領了醜臉大王的指教，益如猛虎生翼，如今這個纏錦鬼，將小

女纏的九死一生，不久就要歸陰，老漢一生，止生了一個女兒。倘若纏死了，俺夫婦二人久後教何人送老？』說到傷心之處，不由淚如雨下。鍾馗道：『你的女兒叫甚麼名字？』老人道：『我的女兒，叫嘆西施，只因他生的有姿色，與古來西施相似，所以取他這個名字。又因西施在西湖苧蘿村居住，得水之清而生，我女兒住在這裏，得山之秀而生，山水雖別，靈秀却同；所以取名叫做嘆西施。老漢見他生的嬌媚，又且性情溫柔，愛如掌上之珠。那日敝村賽社，我家小女出去，看他「三戰呂布」的故事，不想此鬼看見小女生的有幾分姿色，就纏上了。望老爺搭救！想是小女命不該死，故有今日之遇！』說罷，就跪在地下。鍾馗道：『斬鬼是俺的本分，不必如此！你且起來，引我看看你女兒的動靜，方好下手！』這老兒聽了，遂卽起來，引着鍾馗，進了他女兒的臥房。鍾馗舉目一看，但見此女：

眉如新月，雖新月那有這般纖細？眼如秋水，卽秋水也沒這樣清澄！臉似桃花，卽桃花猶嫌色重；腰如楊柳，比楊柳還覺輕狂。蹙蹙眉尖，好像的捧心西子。懨懨愁態，眞如出塞王嬙。只可惜生在荒村，一顆珠暗投瓦礫；若教他生長金屋，千粉黛難比妖嬈！便是王維妙手猶難畫，況我老拙才短怎遍描！

鍾馗看了他女兒，心下暗想道：『怪不得鬼來纏他，原來生的這等標致。』向通風老人道：『這鬼甚時纔來？』老者道：『但到更深夜靜，就來死纏。』鍾馗道：『你備些酒來，俺就在你女兒房外邊飲酒，待他。』那老者欣然整辦去了。須臾酒肉齊至，鍾馗合衆人都在外邊飲酒。飲至更深時候，只聽得戶外一陣狂風，風過處，閃出一個鬼來，好生利害。怎見的？有詩爲證：

不是風流不是仙，情如淡泊性如綿，若非醜臉甄陶久，怎的逢人歪死纏？

且說錦纏鬼走將進來，看見鍾馗衆神，回身便走。這負將軍隨後看見，手舉鋼刀，劈頭就砍；那鬼吃了一驚，

急忙閃在一邊；遂將手中一條紅綉絨帶，望空中一擲，說一聲：『速拿。』竟將負屈捆倒在地。鍾馗大怒道：『小小鬼頭大胆，就敢弄此纏人之術，氣死吾也。』說罷，趕上前去，舉劍就砍。那鬼兩手無措，一個觔斗就不見了。鍾馗隨用手中寶劍，割斷綉帶，放起負屈，向那老者道：『料想此鬼再不敢來了。』老者道：『老爺有所不知，老漢也曾再三辱罵他，他領了饞臉鬼的教訓，夜夜只是歪纏，尊神若是不信，少等片時，他一定又來。』鍾馗一聽此言，正在疑信之際，只見錦纏鬼手拿一條死蛇，當作兵器，左右盤旋，望鍾馗而來。鍾馗用劍相迎，兩個一來一往，大戰多時，並不提防，被此鬼舉起死蛇，竟將鍾馗纏住。負屈一見，急來上前接戰，正欲砍他，他又一個觔斗跑了。負屈只得將死蛇割斷，丟在地下，放起鍾馗。向未問答，只見錦纏鬼復又轉來，負屈只得又與交戰，如此只在村中，竟將纏了半月有餘。鍾馗急的暴跳，含冤道：『不必着急，我有一條妙計，與其他來纏俺，不如俺也去丟條帶兒纏他，自然除了此害。』鍾馗道：『他滑溜如油，怎麼纏的他住？』含冤道：『不難，這條計叫做以逸待勞之計。他今已纏住老人的女兒，也去纏他，何患此鬼不除。』老人在旁聞聽此言，便道：『果能除此大害便好。但不知用小女之計如何？』含冤遂向老人附耳低言，要除此害，必須如此如此！老人聽了大喜道：『還是司馬見識廣大，雖陳平復生，亦不能過。』說罷，走入內庭告與媽媽。媽媽將此計轉告於女兒。嘆西施道：『羞人答答的，怎麼做的出來？』媽媽道：『兒呀！此鬼已久，將你玷辱，但得性命，又何必害羞？』嘆西施只得應允。衆人都藏在後院，閒談飲酒，不提。且說這錦纏鬼到了晚間，復又轉來，只見靜悄悄無人，心中疑道：『鍾馗那裏去了？』抬頭望見房中，燈光半明半滅，聽得嘆西施在內，微微嘆息。錦纏鬼道：『妙哉！想是他們都去了。就大著胆子，走入房中。』問嘆西施道：『你家鍾馗何處去了？你參請的他來，他能奈我何？』西施道：『我父親並未請他，是他自己要來的，因戰你不過，今早一齊走了。我久已等你，一向不來，教奴家好生盼望！』錦纏鬼道：『我恨不得寸步不離，只因他們與我連日交戰，所以未得前來，今日又能相會，何樂如之？』於是將嘆西施摟住，就要求歡。嘆西施道：『且休要性急，哥哥你往日與奴交歡，不久就洩，不能滿奴之意，奴今想了一個法兒，做下了一條白綾軟帶，勒在陽物根上，交歡自然耐久。你今和我試試如何？』那鬼喜得心花都開，親個嘴道：『誰似親親這等愛我？』眞個解開褲子，露出陽物，嘆西施將帶兒套上，盡力一勒，那鬼道：『慢着！用力勒的生疼。』西施道：『若不勒緊，恐不能久戰，以足奴之興。』說罷，又盡力一勒，打成死結，量脫不去。高聲叫道：『錦纏鬼我已纏住了爺爺快來。』鍾馗等聽得，一擁而進，齊將錦纏鬼圍住。鍾馗舉劍將此鬼斬首。只見負將軍大笑起來，含冤道：『你喜的甚麼？』負屈指着老人道：『他父女二人，專會捉人根子，那高傲鬼被他掀出根來，教俺們滅了。錦纏鬼又被他女兒捉住根子，今日斬了。』那老人笑道：『衆位有所不知，我合家人皆都老實，不會找梢，做事要從根子上做的。』大家聽的此言，又笑了一會。通風又備酒席，款待衆神不題。且說饞臉鬼住在無恥山寡廉洞，身邊還有一個軍師，生來凡事精細，件件的當，因此外人，與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伶俐鬼。一日伶俐鬼和饞臉鬼閒談，饞臉鬼道：『連日不見錦纏鬼來。』伶俐口稱主公，不消提起他們了。自從得了錦纏鬼的法兒，他們各人只顧答人，那得孝敬你來。你看那齷齪的反來吃你，仔細的，毫無寸敬。至于急賴的，倒底急賴錦纏的無日不纏。他們不來，是主公得造化，你爲何倒想念起來？』饞臉鬼就道：『雖是如此，你有所不知，今日固是他們不來，我閒了時，安上這副厚臉，尋上門去，任他齷齪，仔細急賴錦纏定要尋他些油水。今日清閒無事，你且代管山洞，我出去尋錦纏鬼而回。』伶俐鬼道：『任憑主公尊意。』饞臉鬼遂下的無恥山，到了吐沫河，正往前走，遠遠望見一座破廟，右邊蓋着一座茶菴，上邊題着四個大字，乃是「施茶結緣」。再見那廟時，却是十分狼狽。但見那

穿廊倒塌，殿宇歪斜。把門的小鬼半個頭，他還撐眉努目；值殿的判官沒了脚，依然努肚撐拳。丹墀青蒿滿目，牆頭上黃鼠窺人。大門無匾額，辨不出公侯將相聖像少冠；也不知貴賤尊卑。香爐中滿堆着塵垢，供棹上士有三升，都因那懶惰的高僧，不男不女門混帳；辜負了善心的檀越，東奔西走費經營。正是：另教此廟重新蓋，未必人來禱告靈。

這矙臉鬼看罷，走上茶菴。只見兩個閒漢吃着茶，在那裏論講。矙鬼也坐在這欄上須臾一個和尙，托過三杯茶來。只見一人問那和尙道：『你這茶菴，依着這一座破廟，晚間就不怕鬼麼？』和尙答道：『怎麼不怕？只是閉了門，不理他就罷了。』那一個道：『你們又說鬼哩！一村中通風老頭兒家，有一個女兒，生的千嬌百媚，有個錦纏鬼纏他上半夜，被裏去纏的堪堪待死。不想他命中有救星，忽然來了一個鍾馗，領着多少神將，專斬鬼邪，那夜竟將錦纏鬼斬却了。你道奇也不奇？』這矙臉鬼一聽此言，大吃一驚，這怪不的多時不見他，原來被人斬了。因問那人道：『老兄所言可眞麼？』那人道：『怎麼不眞，我與老人住在隔壁，是我親眼見着，難道哄你不成？』這矙臉鬼聽了，茫然似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飛跑回來。伶俐鬼一見問道：『主公今日回洞，氣色何其不善？』矙臉鬼道：『我今日出去，打聽了一件凶事，正要和你商議。』伶俐鬼道：『有何凶事，主公請道其詳。』矙臉鬼將那人的話，述了一遍。復又向伶俐鬼道：『你說爲今之計如何？』伶俐鬼道：『他總然如此利害，我們且閉了洞門，深藏不出。他終有日過去。待他過去的時節，再出去揚眉吐氣不遲。古人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此是兵家要訣。主公上裁，不知可否？』矙臉鬼聽了大怒道：『你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我今合你商量，一者替錦纏徒弟報仇，二者遂要滅了他，以除後日之患。怎麼你如此怕他？』於是洋洋不睬，竟入後洞去了。這伶俐鬼落此沒趣，嘆口氣道：『從前我投了一個樹睜大王，指望做些大事，不想他樹裏樹睜，不足以共機謀；今又來到這裏，見見的禍延林木。常言道：「良禽相木而栖，賢臣擇主而事，」我聞風流鬼爲人伎倆，我不如投他去罷。』於是收拾行李，悄悄出了寡廉洞，下了無恥山，一直投風流鬼去了。按下不表。且說鍾馗與衆神飲酒中間，說起錦纏鬼的師父是一個矙臉鬼。鍾馗道：『務必要斬了此鬼方好。但不知他住在何處？』那老者道：『想也離此不遠。』話猶未了，只見那蝙蝠早已飛起。鍾馗喜道：『我的鄉道已去，吾亦卽行。』說罷，別了通風老人，率領陰兵往前而走。正走中間，只見前面一條大河，阻住去路。鍾馗忙令人尋土人來問。土人道：『這河名爲唾沫河，上古本無此河，只因後來無恥山寡廉洞，出了一個矙臉大王，惹得人人疑罵，所以唾沫漸聚，遂流成一道大河，河面雖寬，其實不深，你們只管放心過去。』鍾馗聽了大喜，發放了土人去後，命負屈領了陰兵前行，自己隨後，不多一時，渡過河去。離河不遠，就是無恥山。你道那山怎生模樣：

不識羞的石，壘堆滿地；沒臉面的山，高插半天。振耳攢蹄挨打虎，巡間仰臥張牙舞爪脫木狼，溝旁間行。鬼念松沿堤遍長；不清柏滿岸齊栽。正是：洞不在廣，有鬼不廉；水不在深，有蘇則鹹。

鍾馗看罷，上了無恥山，圍了寡廉洞，吩咐陰兵一齊聲叫罵。這小妖兒急急報入後洞。那矙臉鬼大怒道：『俺欲滅他，他來的正好。』於是戴上一頂牛皮盔，穿了一件皮縫甲，手使一口無尖兩刃刀，走出洞外，大聲罵道：『好你這個不知利害的匹夫，你將我徒弟殺了，正要報仇，你怎的這等大胆？還敢尋上門來！』鍾馗大怒道：『我奉唐天子之命，前除汝等，你尙敢相敵耶？』說畢，舞劍砍來，一劍正欲在他臉上，只見他全無懼色，亦略無損傷。鍾馗大驚道：『此鬼好一幅厚臉！』那矙臉鬼道：『不是我誇口，也看的過！任你刀砍箭射，總不在心。』負將軍在旁聽的道：『主公退後，待我用箭射他。』矙臉鬼道：『使得！咱家站立在此，任你射來。』負屈

自恃有百步穿楊的手段，挽起袍袖，拽滿雕弓，一箭又中在饞臉鬼面上，陰兵齊聲喝采，以爲一箭必定射死。不想他分毫不動，竟和不曾射他的一般。負屈大怒，又射一箭，那箭又射在他面上；那鬼又分毫不動。負屈心下着忙，一連射數十條箭，那的鬼又分毫不動。負屈暗道：『奇哉！吾聞昔有雷萬春面帶六矢，人以爲難，不料此鬼面帶數十矢，揚揚不理，眞乃從古未有之臉也！』鍾馗氣的暴叫如雷，走上前去，照臉亂砍，就如剮肉的一般，剮了個不亦樂乎；只見那面上箭都落下來，那臉紅也不紅。鍾馗無奈，遂問那鬼道：『你這臉是怎的養成的，就這等堅硬？』饞臉鬼道：『若說起我這幅臉來，却也有原有委，固不能一時鍊成，亦不是無有傳授。想當日婁師德傳我一吐面自乾的方法，我想此法，不過只要厚臉而已。我就因此造了一幅生鐵厚臉，外用布裹，添了幾十遍，尙猶恐不壯，又使牛皮瞞了，摔皮摔了幾十層，所以這幅臉，任你刀砍矢射，我都不怕。那日是俺一時之用，將臉當在鋪內，使了他幾千錢文；後來贖臉去時，不料他當了許多厚臉，一時不能檢出。是我眉頭一蹙，計上心來，說道：『你只將臉在石上狠擲，不破的就是我那幅厚臉，只見他將臉往石上亂擲，擲破了許多，唯有我這幅臉，不曾動的分毫！』鍾馗聽了，向負屈道：『似此如之奈何？』只得敗陣而回。那鬼得勝，亦回洞去。這鍾馗來至營中，先掛了免戰牌，然後與護衞二神，再三商議，負屈是個武將，無計可施。含冤想了一會道：『不難！他所恃者，那幅死臉皮；他惟無良心，所以如此頭皮，我知秦廣王處有實鑑名爲『良心鑑』，任他頑皮妖魅，此鑑一照，原形悉現，良心復萌，人有了良心，便知羞恥。那幅厚臉，就漸薄了。借得此鑑來，此鬼可立擒矣。』鍾馗聽得，卽令負屈前去借鑑。負屈尊命，來至秦廣王處，見了秦廣王，將饞臉鬼難破，特着小神來借「良心鑑」的情由，述了一遍。秦廣王卽令判官，將此鑑交付負屈。捧着寶來見鍾馗，鍾馗大喜。命去了免戰牌。饞臉鬼聞知免戰牌去了，依舊戴上那副厚臉，前來索戰。鍾馗出來，饞臉鬼道：『今日復敢出馬，莫非有甚奇謀乎？』鍾馗並不答話，舉劍便砍。饞臉鬼持刀相迎，負屈暗將「良心鑑」照着饞臉鬼一照，饞臉鬼打了一個寒噤，良心往上一萌，臉皮往下一消，不提防被鍾馗一劍，將他那皮臉劈破。饞臉鬼招架不住，敗回洞去了。小妖見主人敗回，慌忙稟道：『爲今之計，止有兩着，或是尋饞鬼，或尋仔細鬼，或行或止，大王快些定奪！』饞臉鬼嘆道：『如今臉已破了，還論甚行止？拔出刀來，自刎而死。正是：

但得良心能發現，果然有你不如無！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因饞鬼同心訪奇才 爲仔細彼此結冤家

話說饞臉鬼自刎而死，小妖見了主人已死，同商量道：『我們何處去好？』一個道：『就是方才所言，不是往饞鬼處，就是往仔細鬼處。』又一個道：『仔細鬼家遠，我們先往饞鬼處可也。』于是大家有出了洞口，竟從山後去了。一個個走的氣喘吁吁的，方才走到了饞鬼的門首。衆妖向前叩門，門內走出一個小鬼來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我家主人有什麼病？莫非故意的推托。』小鬼道：『豈有此理！我家主人害的是夾腦風，現今吃藥無効，難道哄你不成？』衆鬼道：『別的症我們却不知，若是夾腦風，我們却曉的一個方兒，管教立刻見效。』小鬼道：『可是何方？何不見教？』衆妖道：『我家主人，昔日也曾得過此病，後來延了個巫師，那師敲起神鼓，須臾將柳盜跖請來，將我大王頭上打了二十四棍，又

爲那師炙了二十四艾，當時就好了。』小鬼問道：『這是怎的緣故？』衆妖道：『你不知麼？這叫爲賊打火燒。』小鬼道：『我當你們是正經話，原來皆是些鬼混。你們爲何來此，要見我家大王？』衆妖道：『實對你說罷。如今不知從那裏來了一個鍾馗，又一個司馬，一個將軍，率了數百鬼卒，專除天下妖邪。昨日將我家大王滅了。我們所以避難而來。一者與你主人報信，二者我們還要托倚，商量退兵之策。』小鬼聽了，慌忙飛報。且說鼜鼜鬼正在那裏想怎的圖人家的屋產，怎的佔人家的田地。這小鬼走至主人面前，一五一十，述告了一回。鼜鼜鬼聽了大驚道：『快叫他們進來，我問鍾馗如何滅了醶臉大王。』小鬼將衆妖喚進，衆妖一一述告。如何借得良心鑑來，將小的大王滅了，小的們今日無主，特來相投。鼜鼜鬼就吩咐小妖怪，與他們造飯，每人四十粒米的稀粥，鹽菜一盤，吩咐已完。只見他就來三去四的想了一回道：『此事還須合仔細鬼說方妥！我若令人去請他來，未免又要花錢。不如我到他那裏去，他自然要款待我。這叫爲八戒上城，倒搭一耙。』主意一定，遂走出門來，往前而行；正行之際，忽然想起了一事。你道想起了是什麼事？他道路途遙遠，若是出起恭來，豈不將一泡屎丟了？不如回家，喚一個狗來跟上，以防意外之變。于是復回家中，叫了一隻狗，跟定前行。走了多時，果然要出恭，鼜鼜鬼嘆道：『天下之事，與其失之事後，何如慮之事前？聖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此之謂也。』于是出了一個大恭。那狗果然吃了。不料吃了之後，那狗也出起恭來。鼜鼜鬼氣得個發昏，罵狗道：『不中用的畜生！眞是鼠肚鷄腸。一胞屎也存不住，要你何用？』待丟了，甚爲可惜。待要拏上，又無拏法，無奈何，向道旁取了些青草，串上了狗屎而去。後人看到此處，不免作詩二首贈他。

其二

人狗之後狗又痴，狗吃人痴狗奈何？料想人吞吞不得，也須包裹當饑餓。

鼜鼜之人屎偏多，自痴自吃不爲過，早知那狗不中用，甯可不吃也不痴。

按下鼜鼜鬼不提。且說仔細鬼生來秉性慳吝，情甘淡泊；其時在家中看己財帛，聽的有人叫門。走將出來，見了鼜鼜鬼道：『兄長何以至此？』鼜鼜道：『無事不登貴府，今日有緊話，自特來相商。如今來了一個鍾馗，已將醶臉大王滅了，不久卽來尋討你我，我想丟了性命，到小事，倘若他令陰兵搜掠，可惜你我一身所積，豈不勞而無功！』仔細鬼道：『正是如此！我們不如將所積的銀子，打成一個棺材，自己裝在裏面，等他來時，先埋了，豈不受用？』鼜鼜鬼道：『不好不好！這幾兩銀子，原是子孫的，你我不過爲他看守，你我若隨帶去了，教子孫如何過度？』仔細鬼道：『我也如此想來，你說怎的得個萬全之策？』兩個鬼想來想去，總沒個好法兒，想了半夜，餓的這鼜鼜鬼腹飢難當，只得向仔細鬼道：『我們飢了，家中若無，或者將我帶來的狗殺了，請老哥罷！』仔細鬼道：『老兄原來未曾用飯，我們的飯早已吃完了。這也不妨，有昨日剩下的兩個半燒餅，還有一碗雞兒熬白菜，如不嫌棄，暫爲充飢何如？』鼜鼜鬼道：『使的！使的！』于是託將出來，放在桌上，却撇下許多的芝麻。鼜鼜鬼要吃了罷，又怕仔細鬼笑他，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于是又回說道：『我想鍾馗定從慳吝山過來，過了慳吝山，這裏就是抽筋河，過了抽筋河，就是敝村了；將芝麻吃的干干淨淨。吃了又畫，畫了又吃，所以方可吃的干淨。止是桌縫之中，還有幾粒芝麻，不能得出；鼜鼜鬼心中又生一計，猛然向桌上一拍，大恨道：我們幷不理他，他反來欺我，你若拏住鍾馗，誓不干休！』說罷，將手把桌又一拍，那桌縫的芝麻，隨一一跳將出來；鼜鼜鬼用手粘起吃了。方才吃完，仔細鬼一陣心疼，不能活動，你道爲何？他見桌上落的芝麻，已是兩人剩下的，不想被他設計都吃了，所以疼起來。鼜鼜鬼見他心疼，心下也有些明白；於是作別去了。且說仔細鬼疼了一回，轉過氣來大恨道：『他何嘗是來商量計策，分明

故意前來討擾，我不免明日也到他家去商量，他自然要還我的席了。主意一定，他連夜飯也不吃，次早起的身來，竟往齷齪鬼家去。這正是：

齷齪鬼遇齷齪鬼，仔細人尋仔細人。

到了門首，搖响雙環，只是在外等候。但見齷齪鬼從門縫裏張望。仔細鬼道：『是我來了！不必偷窺。』齷齪鬼開門道：『原來是老弟，我當是吃生米的。』仔細鬼道：『你老弟從不吃生米。』齷齪鬼聽說不吃生米，故意聲道：『不吃生米，想是老弟吃的了熟飯了。』因對他家下說道：『你二爺吃了飯了，不必收拾。』只看茶來罷。』仔細鬼大吃一驚道：『此番又受了他的局了。』只得吃了兩杯清茶。因說道：『老兄昨日所言鍾馗之事，我想來此事似須與急賴鬼相商，他一定有些機智。』齷齪鬼道：『不必提他了，去年借我三斗三升一合糧食，我要了幾次，止還了三斗三升。下餘欠我一合，再不還，我為朋友面上不計較，你說刁也不刁，成個甚麼？』仔細鬼道：『他最不怎的！從前借了我三錢三分四厘五毫銀子，竟短吾五毫不還，止寫下欠約在那裏，怎好再逼他，我們如今且做個大量君子，擱起一邊。且合他商量退兵之策。』齷齪鬼道：『你說的是！』兩個鬼一同出門，走了多時。來到急賴鬼家。只見急賴鬼門首，圍住許多的人，皆是問他討債的。急賴鬼早急了，令人掛出一面牌來，上寫住明日就還。這衆人見掛了牌，一發吵個不止。齷齪鬼道：『明日准還，也就罷了。為何還這般的亂吵？』衆人道：『二位不知，他這明日是個活明日，就是一個明日，如何又分的什死活？』衆人道：『這其中有個原故，但凡有行止的人，明日是一定之說。如他這沒行止的人，明日還有個明日，故此分個死活，但明日這二字，是沒有底止的。』齷齪鬼道：『原來如此，但刻位眼前要也無益，索性等他到了明日，看是死的，還是活的如何。』衆人無奈，只得依允去了。二鬼慌慌張張，一見急賴鬼，正在那裏砌牆。二鬼道：『外面有許多的人要債，一齊叫嘗；怎麼你只砌牆。』急賴鬼道：『二位有所不知，我如今是折了東牆補西壁。二位到此何幹？』齷齪鬼道：『我們今日到此，有一件大事，特來領教；——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怎生是好？』急賴鬼道：『只當為什事情，原來如此，有何難哉！只須寫封書嚇他一嚇，他自然去了。』二鬼道：『是怎的寫法，望乞明白指示。』急賴鬼道：『你們不知，當日外國要唐天子服他，唐天子召了李青蓮，李青蓮吃的酩酊大醉，唐天子與他親手調羹，着貴妃楊娘娘捧硯，高內宮脫靴，這李青蓮助起興來，一揮而就，寫下嚇蠻書一日竟將鉞一嚇的走了。如今只寫一封書去嚇他，他自說就去了。有何慮哉？』一席話說的津津有味，把兩個鬼樂的亂跳道：『好便好！只是這封書，沒有個大通的人寫，怎生是好？』急賴鬼道：『不難！我這裏有個八蜡廟，中有個教習的先生，文才最高，做的詩詞歌賦，直沒人比得他過。那一年歲當大比，題是風花雪月絕句四首，他拿起筆來，不假思索，立刻就成，我還記的，念與哥兒聽聽，那首詠風的詩是：

一般冲天百丈長，黃沙吹起斗難量；任他鎮宅千斤石，括到節中打塌房。

那首詠花的詩是：

一枝纔謝一枝開，誰替「東君」費剪裁；花匠想從花裏出，不然那有許多來？

那首詠雪的詩是：

輕如「柳絮」快如梭，可奈迎頭滿面飄；想是玉皇延賓客，廚中連夜退天鵝。

那首詠月的詩是：

寶鏡新磨不罩紗，嫦娥端的會當家；只愁世上燈油少，夜夜高懸不怕他。

齷齪鬼聽了道：『好是好！只是「不怕他」三字，有些不明。』急賴鬼道：『你們不知，這正是他用意深遠處，大凡爲賊的人，偷陰不偷月，他最怕的是月色，所以月偏不怕他，故意要照將起來用『不怕他』三字，可不謂文情奇極麼？房官見了，喜得英才，因批道：「羽翼既成，自當破壁飛去。」竟將他文字，揀了許多紅道攔住，猶恐他脫穎而出，只得又畫了許多的叉叉任，呈到主考那邊，不料那主考學問淺薄，說「不怕他」三字，沒有出處，因此駁了。他如今滿腹不平，又作了一首七言感懷詩，益發意味深長，小弟時時記念，二兄試聽，因念道：

生衙鈔短忍書房，非肉非絲主不良；命薄滿眸觀鷸蚌，才高塞耳聽池塘。

談詩口渴梁思蜜，論賦心癉孔念薑；何日何時逢伯樂，一聲高叫衆人慌。

兩個鬼聽了，益發不解，說道：『還求哥哥解過明白！』急賴鬼道：『他說生衙鈔短忍書房者，是說待要做生意的，無本錢；待要爲衙役，沒頂首，所以忍氣吞聲進書房。那第二句就爲主考了，言他今的詩，非是肉也，當不得絲；又遇主考無良，不能愛才，故說非肉非絲主不良。到第二韻，他見人家中了，他不能中；故說我命雖薄，看你鷸蚌相爭到幾時？及不算以來，別無生涯，只得教書。那書生念起書來，就如蛙鳴的一般，古詩有「青草池塘處處蛙」之句，故又說命薄滿眸觀鷸蚌，才高塞耳聽池塘。至第三韻是說這教書的苦楚，每到談詩論賦的時節，講的口渴心潮，當日梁武帝坐在台城，來蜜水止渴？所以說梁思蜜，那論語上說：「不徹薑食。」故又說孔念薑，你看他對的何其工也。及至後邊那結尾，益發妙絕，不可名言也。古來「馬逢伯樂」若遇一個明白的主考中了他，如今人皆欺他，那時把衆人皆讒慌了；故說個一聲高叫衆人慌，你看他這一首詩，無一個閑字，那一句話是閑話，且是蘊藉風流，自命不凡；眞乃奇才！只是「德修而謗興，道高而毀來。」人反與他起了一個活混號，叫爲不通鬼。你說這樣才學，豈是不通的人麼？』仔細鬼道：『自然是大通之才。老兄何不喚他來寫寫。』急賴鬼道：『你個空有幾分錢財，道理全無，不聞昔日成湯訪伊尹，文王訪太公，玄德訪孔明？雖以君王之貴，猶且屈己就見，況爾我一個凡夫俗子，豈有召見之理？孟子云：「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我們今日欲求他寫書，須學那「三顧草廬」的故事，親往拜求，庶幾他肯見教。』二鬼道：『老弟眞乃知理，即此便行。』說完了，三鬼同出門來，轉了幾個灣，就是八蜡廟。三鬼輕輕兒的叩門，只見裏面走出一個小童子來，問了來歷，連忙往內通報，須臾出來，說了一句有請。三鬼恭身進內，十分謙遜，見有二位先生，三鬼即向不通鬼致意道：『此位先生高姓？』不通鬼道：『此是做杜長謝鬼老兄。』三鬼皆作了揖，然後與不通鬼作揖，說道：『弟等久仰大德，未敢造次，今日降臨，頓增蓬戶之輝矣。』頃刻有一小童拏上茶來，三鬼吃茶已竣，抬頭一看，廟內這座書齋，果然清雅宜人。但見：

小小院落，低低草屋；也沒有松，也沒有梅，也沒有竹，門前惟二棗樹；階下栽雙槐。一頂書柜，不是梨木。幾案殘書，頗稱古籍；硯台堪作字，詩筒可裝絲。存一點太古風，裝一個希奇物。閉門且違俗客，烹茶聊待知心；還有一件欠缺事，腰中無錢，賒酒不得。

不通鬼道：『三位兄長至此，何以見教？』三鬼道：『無事不敢造次，今日有災及身，特來求教！』因將鍾馗之事，細說一回，並求書之意告明。不通鬼道：『學生孤陋寡聞，惟恐有負所託，還求高明則可。』只見謝鬼大怒道：『何處來的鍾馗，這般大胆，難道不知我蠻門的體面，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老兄你在這書寫的官樣些，教他知道我相公們有如此才學，自然不敢正眼相看；如其不退，那時我們再動公呈不遲。』不通鬼道：『既

然如此，學生只得要挖心血了，衆位請坐片刻！待學生搜括枯腸。』于是衆鬼坐了。這不通鬼就磨墨潤筆，低頭思想；有五六個時辰，方才草出稿來。衆鬼見已寫了，一齊來看，只見上面寫的是：

鍾老先生將軍麾下：蓋聞先王治世，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彼此不爭，所以息兵也。先生不知何所聞而來，竟欲將生等一概要斬，即以斬論孟子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生等概非君子，亦非小人，其不該斬也明矣！而先生必欲斬之。先生既欲斬生等，生等獨不可自立生乎？如其見機而作，乃屬其陰兵而告之曰：『衆鬼之所欲者，吾首顱也，我將去之，不亦善乎？』若猶未也，生等赫然斯怒，爰修其旅，將見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先生其奈我何哉！統祈酌量，勿貽後悔！不宣。

衆鬼看完大喜道：『還是先生才高，又委曲，又剛直，他見了，自然捲甲倒戈矣。』謝鬼道：『書詞雖好，還須我親去一番，憑我三寸波瀾之舌，管教他死心塌地，再不敢小視我們，衆鬼益發大喜。只得湊錢治酒，與謝鬼餞行，一面將書稿錄正，謝鬼吃了酒，取了那書，別了衆鬼，他竟昂然去了不題。且說鍾馗自滅了矐臉鬼以後，本該進兵，奈是五月中旬時候，天氣炎熱，只在山中避暑。一日正與護衛二神賞玩榴花，只見陰兵來報道：『外邊有一秀才求見。』鍾馗道：『令他進來！』只見謝鬼高視大步，至堂前立定，深深一揖，并不下拜。鍾馗已有幾分不奈煩，問道：『汝來何爲？』那謝鬼道：『我聞兵乃凶器，戰乃危事，是以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今日先生至此，未聞不得已處，要悉將鬼誅殺，上帝有知，豈恕汝乎！學生不得坐視，故叫敝友修書一函，帶來奉上，倘若不從，執法公呈，決不免也。』那鍾馗聽了此言，已是大怒，又看書中十分無禮，大喝一聲，手起劍落，將謝鬼連腰帶腦，揮爲兩段。于是牽引陰兵，竟尋齷齪鬼而來。不多一時，只聽的喊聲震天，紛紛咩咩，有許多的兵馬相殺。你說是誰？原來齷齪與仔細，因與謝鬼餞行，攤錢不勻，齷齪鬼少勻數文，又有兩個小錢，因此齷齪鬼大怒，率引家兵，與仔細鬼廝殺。其時鍾馗就要下手，含司馬道：『主公姑且息怒，這叫做二鬼相鬬，必有一傷。待他傷了一個，我們只收拾一個，就容易了。』于是鍾馗聽了，正在酣戰之際，只聽的一聲喊叫，兩家的鬼兵，皆大家散了。你說却是爲何？原來齷齪鬼與仔細鬼，每日闕粮不足，衆鬼已竟恨他不過，又見鍾馗札下營來，料想縱有功勞，不惟無有賞賜，還得與鍾馗斷殺，因此散了。二鬼見散了鬼兵，更加忿怒，只得拔出刀來，彼此殺砍起來，殺了多時，兩鬼皆帶重傷，兩家的兒子出來，各人救去。齷齪鬼回到家中，疼痛難忍，料想不能活了，又怕死了，累他兒子買棺材，夜間出來，跳入毛坑而死。正是：

生前不是乾淨人，死後還爲齷齪鬼。

仔細鬼亦料自己必死，吩咐他兒子道：『爲父的苦爬掙，掙了這些家財，也夠你過的，只是我死之後，自然變賣，天氣太熱，不要放壞了；放壞了，恐怕人不肯出錢。』說到傷心之處，不由的流下淚來。他兒子大哭道：『還有什麼話吩咐父親快些說罷！』仔細鬼道：『再無什說，只是把我的肉賣時，休教人家使了大秤，切記在心！』說罷，方才氣絕。不料他兒子果然孝順，將他父親割的一塊一塊的，貨於市。這叫做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人了。這且不表。且言急賴鬼與不通鬼正在那裏眼盼旌旆，耳聽好消息的時候，只見小鬼來報道：『不好了！鍾馗已將謝先生殺了，兵已至了。齷齪仔細二鬼皆死了，鍾馗不久就要殺上門來了。我們只得各顧性命。』說了，就避去了。這不通鬼聽的這個消息，去了三魂，落了七魄，也顧不得他那筆硯琴書，奔走到後面外邊，扑通一聲，作水秀才去了。這正是：

生前文理謬，死後也不通。

止丟下急賴鬼一人急急走到家中，閉門不出。鍾馗見衆鬼已死，率領陰兵，將急賴鬼宅舍圍住，晝夜攻打攻打的急賴鬼急了，叫他兒子也照前法，掛出一面牌來。只得將個還字，改作降字。說明日准降。這鍾馗見了牌說道：『也罷，就寬他到明日。到了次日不見動靜，使陰兵問他爲何不降？他說道：『牌上寫明白，明日准降』』鍾馗道：『這賊的明日，究竟無有個底止了』急令陰兵快快攻打。急賴鬼見勢不好，只得急急拔出一枝大着戟手拏了，殺將出來。這壁廂負屈出馬，兩人戰了多時，只聽的一聲响亮，將急賴鬼掀下馬來。陰兵一齊上前拏住。鍾馗上前舉劍要斬，急賴鬼道：『不算不算，方才是我的馬前蹶，被爾拏住，非汝之能。你斬了我，我也不服。豈有大丈夫乘人之危而爲勝者乎？』鍾馗聽了，呵呵大笑道：『我就放你！量你這籠中之鳥，網中之魚，不怕你逃上天去。』這急賴鬼得命回到家中，換了一匹銀綜白馬，手執大著戟又出陣來。鍾馗身騎白馬，舞劍相迎，又戰了數合，遮架不住，逃遁而回。鍾馗隨後追趕，轉過山灣。急賴鬼正欲逃走，却爲負屈阻住，措手不及，活捉過來。急賴鬼又道：『我本一人，爾有兩個，雖然捉住，也算不得英雄。若有本事，只許單戰，不准夾攻。』鍾馗又道：『也罷，再放你去，那時捉住，尚有何說？』急賴鬼又回到家中，放下大著戟，拿了一口可憐劍，隨又來交戰。鍾馗只得又與他交手，料他怎的敵得過，鍾馗十數合之後，便又逃走。鍾馗隨後迫來道：『看爾今次怎的支持？』剛剛趕上，走到沒奈河邊，前無去路。急賴鬼大驚失色，正在受急之際，只見綠柳陰中，撐出一隻沒下梢的船來。急賴鬼欲渡過河去，再尋生路，不料跳的太忙，踏住船頭，一交跌在水中。鍾馗上前却待要斬時，只見急賴鬼變成一個烏龜，縮了脖子，再不敢露頭。這正是

躲債無方，張口不敢急賴；避人有術，縮頭權作烏龜。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忘父仇偏成莫逆　求官做反失家私

爲後攢眉日夕憂，金銀惟恐不山邱。乃翁未瞑愁兒目，孝子能忘報父仇？博具有神錢弭去，烟花無底鈔空投；蚤知今日成冰雪，應悔當年作馬牛。

這首詩只因人生在世間之上，千方百計，掙下錢來。後來生了不肖的子孫，定要弄個乾淨所以古人說的好「慳吝賺錢財，必生敗家之子」這句話，便是從古及今，鐵板不易的道理。惟有司馬温公看的透，謂「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冥冥之中，積些陰德，以爲長久之計。」一人學司馬温公的少，學齷齪仔細二鬼甚多；不是仔細鬼的既多，自然那敗家子孫也就不少了。怎的見得？原來齷齪鬼及仔細鬼生了兩個兒子，與他兩的父親大不相同。自從他二人的父親死了，他就學起漢武帝來，存了一片狹小漢家制度的心腸，所以各事皆從華美。又答上一夥幫閑的朋友，非嫖即賭，非吃即頑；登時把家私弄的乾乾淨淨。雖然化了多少銀錢，却落下兩個笑號，那齷齪鬼的兒子，叫爲討吃鬼。仔細鬼的兒子，叫爲要碗鬼。此係大概。且容在下細細的說來。却說鍾馗見急賴鬼變了烏龜，率領陰兵又往別處斬鬼去了。這討吃鬼打聽鍾馗去了，安心樂意，在家受用。只見房屋吃食，皆不稱心，反將他父詈道：『老守財奴！空有家私，却無打算！人生在世，能有幾日？何不穿他些，吃他些，使他些，也算爲人在世，不枉空立光天之中一場。怎麼只管儉用？今日你死了，爲的什麼不帶了去，留下這些東西，反來累及於我。我原是個有才幹的人，怎肯教他累住我麼？』正在打算之際，只見媒人引住一個後生進來。討吃鬼便問道：『何方來的？』那媒人道：『聽的大爺宅

上少人使用，特引這個人來，與大爺看看，用的不用的？此人當日，他家只因從小姣生姣養，不肯念書，自從他父親死後，他學了一身本領，又會遊湖，又會擲骰，又能飲酒，又要嫖娼，至於鑽狗洞，跳龍門，挖牆脚，攪門頭，皆是他的大本領，且又性情謙讓，又有行止，他贏了人的錢，從不肯迫逼人家，人家勝了他的錢，一是一，二是二；并不教人家上門來討要。所以將家私弄了個乾乾淨淨。人還不說他個好，反起了一個混名，叫他爲倒塌鬼。你說這些人，是有良心的麼？如今無奈何，要投人家充使喚，問了幾家人家，皆不敢用他。聽的大爺宅上少人使喚，我所以引他來，與大爺看一看。若留下用了此人，抱管你大爺各事稱心。』這討吃鬼聽了這一席話，心下想道：『此人到也合了我的脾氣，不免留了他下來罷！』就寫了一張投身的文契一紙，賞了媒人十兩銀子。那媒人歡天喜地的出門去了。這討吃鬼向倒塌鬼道：『連日暑氣炎緊，那裏可有乘涼之所，引了我前去走一走。』倒塌鬼道：『要乘涼何難之有？離此不過十里之遙，有一個快哉亭子，那亭子前面皆是水，水中遍栽荷花，沿堤皆是楊柳，遮的那亭子，一點日色不見。且又潔淨無塵，遊人在上，耳邊黃鸝巧囀，面前荷香撲鼻，風過處清波漾玉，日來時楊柳篩金，絕好乘涼之地。大爺何不去走走？』討吃鬼道：『既然有如此之勝地，很好！只是我一人前去，無什滋味，你又是我的家人，陪不得我，怎生是好？』倒塌鬼道：『這個又有什難？有小人的一個相好朋友，極愛奉承。他昔日曾奉承過小人，着實的好人。小人因此送了他一個美名，叫爲低達鬼。大爺何不叫他陪，與大爺開懷作樂。』討吃鬼道：『妙極妙極！快叫他來。』這倒塌鬼去不多一時，果然引低達鬼來。只見他：

滿面春風，一團和氣；彎腰從不敢伸，縮背那能得直？未說話先看人面，兩個眼釘在大爺之頭。一開口問個萬福，一幅臉朝住大爺之腹。足欲行而恐有石，身欲坐而先打恭。見了酒，不知有令道見了肉，惟怕不到口；教去東，不敢往西；惟取懽悅，不怕風又不辭雨；竭力勞劬，更有一般絕妙處，如若出恭沒草紙，小人舌尖可擦屎。

這低達鬼進了門來，扑地一個頭叩下去。討吃鬼道：『不消行此大禮！坐下了好說天談地。』那低達鬼再三不敢，起來方告了坐。坐在椅子上邊，曲了腰，仰了面，討吃鬼道：『大爺有何分付？』討吃鬼道：『我爲天氣炎熱，要往快哉亭乘涼，無人陪我，所以教你來陪我去，你今後不必太謙，只要與你大爺個受用罷了。』那低達鬼連打三躬道：『小人只管奉陪大爺個受用。』于是收拾一桌齊整佳肴，都是些山珍海味，又拏了兩瓶玉露美酒，打馬揚鞭，到快哉亭上來。只見亭上早有一夥人先在那裏吃酒。你道是誰？原來就是仔細鬼的兒子耍碗鬼，同了兩個知心朋友，一個叫做誆騙鬼，一個叫做丟慌鬼，在此飲酒作樂。自從他父親死了，他與討吃鬼是一樣心腸，甚恨他父親不會做人，所以改了他父親的制度。每日與這兩個朋友作樂。討吃鬼望見有他在亭上飲酒，惟恐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躊躇不敢前進。不料他度量寬大，「不念舊惡，」慌忙走下亭來道：『兄長何以至此？』一向正要負薪請罪，惟恐兄長不容；今日幸會，實出望外！』討吃鬼說道：『不消題起那老狗才爲人，只因他齷齪不過，所以令我兄弟們參商。』說罷，讓到亭上。衆人都問了大號，羅圈唱了十個回喏。當下討吃鬼讓耍碗鬼，耍碗鬼又讓討吃鬼讓個不了。誆騙鬼道：『依我看來，不如兩家合席了罷。省的讓來讓去。』低達鬼道：『妙哉！但小子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矣。』眞個將席並一處，討吃鬼居左，耍碗鬼居右，誆騙鬼去謊鬼下陪。低達鬼左右打摟。倒塌鬼斟酒。正飲酒中間，又說起昔日先人們刻薄，沒見天日，若是我等在此亭子，不知快樂了幾十場了。誆騙鬼道：『二位大爺且把這些白話不必說，放着眼前的好風光，何不暢懷一飲，閒話且休題。』于是滿斟一杯，要討吃鬼行令。討吃鬼道：『我不會行令，

你替我行令。』又讓耍碗鬼行令，耍碗鬼道：『我也不會，你也代我行一行罷。』只因他兩家從來不請人，所以他因此都不會行令。誆騙鬼道：『也罷，我就代大爺們行。』恰是拏起骰盆說道：『我要個風花雪月的柳。如念差，罰一大碗。』衆鬼道：『但求明白些，我們洗耳聽令。』這誆騙鬼捏着骰兒說道：『對月還須白酌春風到處皆然，東西將曳柳絲棉，花滿河陽一縣，梅開香十里，雪花亂飛瓊筵。奉差道錯定糾參，不罰大碗不算，』擲下去，却好擲了個么。誆騙鬼道：『這是爲何』誆騙鬼道：『令是小人代行，酒要大爺自吃。』于是又轉過骰盆，要耍碗鬼行令。耍碗鬼道：『大爺，這就坑了我的命了。』又再說一遍，誆騙鬼又念了一遍這耍碗鬼一念，就念了兩句，罷了兩大杯不將體盆遞與丟謊鬼。丟謊鬼接住骰盆，口未曾開一擲，擲一個二來。誆騙鬼道：『該罰一大盃。』丟謊鬼大驚道：『怎麼獨罰我令是春風到處皆然，就該大家同吃。』誆騙鬼道：『令要先宣後擲尊口過穩，尊手却毛，亂了些，如何不罰？』丟謊鬼只得捏住鼻子，吃了臨後就派低達鬼行令。低達鬼接了骰盆，指望教人多罰杯酒，自己好吃。不料骰點對了，反不能吃。甚是難過。乘人不看，拏起壺來照肚子裏直吞。衆鬼呵呵大笑說道：『好高興！我們吃到天明如何！』誆騙鬼道：『不然，咱們收拾到柳金娘家一樂如何？』耍碗鬼道：『柳金娘是什麼人？』誆騙鬼道：『大爺不知？這柳金娘有兩個女兒，一個叫傾人城，一個叫傾人國，俱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大爺何不與他相與。』討吃鬼與耍碗鬼聽了這說，不覺麻了半截，齊問道：『如今在那裏住？咱們快些去！』誆騙鬼道：『離此不遠。』于是一行人，離了快哉亭，望前就走。走不多時，只見前面有一大鎮。討吃鬼道：『這是甚麼去處？如此熱鬧！』誆騙鬼道：『這坑叫做陷人坑。這橋叫做有錢橋，總說有錢的許來瞧，無錢的不許瞧的意思。二位大爺是有錢的，只管去瞧不妨。』兩個鬼聽了，滿心歡喜。于是去到門首，誆騙鬼高叫道：『柳媽媽在家麼？』柳金娘答應道：『是誰？』

開了門，見是誆騙鬼，引了衆鬼過來，遂笑嘻嘻的說道：『衆位爺那陣風兒吹了來？請坐！問他討家私，當來看你二位姐兒，你還這等怠慢，柳金娘聽的是有錢的人，越加奉承，忙讓到房中坐下，那房中擺設的甚是齊整上邊供奉的一個白眉神祖師，下邊放著一張方桌，兩邊八把交椅，極其清雅。須臾就是一道桃仁泡茶。忙喚出兩個姐兒來。衆鬼抬頭一看，果然生的如花似玉。但見：

黑滲滲的頭兒，白嫩嫩的臉兒，細彎彎的眉兒，尖梢梢的脚兒，直尖梢的身兒，上穿着藕合細羅衫兒，下穿着水合廣紗裙兒，好似月裏嫦娥下凡，廣寒仙子降瑤台。

且說兩位姐兒向衆鬼拜了兩拜，說道：『爺爺萬福萬福！』把個討吃鬼與耍碗鬼，喜的滿心發痒，無可抓處。當下抬過桌來，討吃鬼與耍碗鬼上坐。誆騙鬼與丟謊鬼下陪。低達鬼斜坐，倒場鬼與兩位姐兒斟酒，丟謊鬼道：『如此高興，何不教兩位姐兒清歌一曲，與兩位勸酒。』那傾人城眞個拍起檀板來，開口就唱了一個黃鶯兒。衆鬼誇之不盡。說道：『二位大爺有福，方能消受的起。』于是又教傾人國唱，傾人國也唱了一個粉蝶兒。衆鬼道：『妙妙！又新鮮，又切題，實是難爲二位姐兒。』討吃鬼道：『你們難爲他唱，何不也唱一個回敬。』誆騙鬼道：『我有一個打棗符兒唱與他聽。』于是拍起板來，也唱一個。當下把衆人都笑了。叫丟謊鬼唱，丟謊鬼道：『我不會唱，我說上個笑話罷：昔有兄弟二人同做生意，他兄就買貨去了，拏一千兩銀子到南京買貨，不料遇着一個絕妙的姐兒，合他相與了，將一千兩銀子嫖完，回不的家鄉，那婊子念舊日之情，與他立起一個堂兒，只說是毛神。凡有嫖客，都要供養他。那日他兄弟見他不回，拏一百兩銀子去尋他，不想就尋到這婊子家，也就要嫖。那婊子道：『我家有個毛神，甚是靈感，凡有嫖客，都要祭他。』眞個這人依言去祭，兄在上看見，慌忙跳下來，道：『老弟你拏了多少銀子，也來嫖？』兄弟道：『一百兩。』他兄道：『快回去，我拏一千兩

銀子，嫖成個毛神，你拏一百兩來，只好做毛蟲罷了。』說罷。丟謊鬼跪在地下道：『小子失言了，得罪得罪！』誆騙鬼道：『大爺們不怪。你再說上一個。』丟謊鬼又道：『一個年紀高大的老者，一時高興，要嫖個姐兒，怎奈陽軟不能入牝。他心生一計，將籬邊竹片，暗暗幫了進去。姐兒嫌插的疼。問道：『怎麼扯的生疼。』他道：『幫客在內。』姐兒道：『只教正身來罷，不喜歡這些幫客。』衆人大笑。低達鬼道：『怎麼你得罪了大爺。連俺們也扯下水去了。』當下衆人又笑了一回。丟謊鬼道：『你不要說我看你有甚本事勸酒。』低達鬼道：『我無本事，但求大姐吩咐。』傾人城道：『我要你學個馹叫。』那低達鬼就學了兩聲馹叫，傾人城道：『不算，你跪在地下叫三聲。』低達鬼當眞跪在地下，高叫了三聲。把衆人笑的只是打跌。傾人城吃了酒，該勸傾人國。傾人國道：『我也不要你馹叫。你跪在地下，頭頂酒杯，叫一聲的的親親的娘，吃了兒子的這杯酒罷！我方肯吃。』低達鬼道：『這也不難。待我頂來。』眞個頭頂酒杯，跪下叫道：『我的親娘，吃了兒子的這杯酒罷。』傾人國方纔吃了。衆人又笑了一會。看看夜深，衆人辭去。要往外邊去歇。討吃鬼與耍碗鬼悄悄問誆騙鬼道：『這事我們都不在行，求哥指教。』誆騙鬼道：『這事只要舍的銀子，就體面了。』二鬼領了教，當下討吃鬼攜了傾人城的手，耍碗鬼攜了傾人國的手，各人到了房中，果然擺設的齊整。但見：

花梨床非出本地，描金櫃來自蘇杭，花緞春紬，牙床上許多鋪蓋，桃紅柳綠，衣架上堆滿衣裳，梳頭匣描着西湖佳景，照面鏡銅鑄東海蛟螭，更有那桂花油，清香可愛，還有匹紅綾馬，臭氣難當。

二人從未見這樣擺設，喜的心花都開了。就如劉晨阮肇誤入天台的一般。抬脚並不知高低，丫頭進來脫靴，就賞了五兩銀子。兩個姐兒見他出手來的大樣，枕席上百般奉承，不是生死簿上，不該亡，險些兒連命都傷了。次日起來，衆幫閒又來扶頭。無非雞蛋魚丸之類。吃了早飯，衆人道：『我們做甚麼好？』傾人城道：『我們踢球如何？』討吃鬼道：『不會。』傾人國道：『我們投壺罷！』耍碗鬼不懂。衆人道：『我們不如遊湖。』這是衆人做就的套子，當耍套他兩個，他兩個就認了道兒。于是連倒場鬼，也教到跟前，初時與了他兩牌好的，後來他要的偏不與他。一時衆人就贏了幾百兩。兩個鬼道：『不好，咱們擲骰子罷。』誰想骰子又是柳金娘灌了鉛的。登時衆人又贏了許多。兩人俱如數與了衆人，住了半月有餘，弄了許多銀錢分用。一日也是合該有事，只見一個公子頭戴飄巾，身穿飄服，跟着幾個家人進來。衆家人道：『甚麼人？教人迴避！』家人罵道：『好瞎眼的奴才！此是本府賈太爺的公子。』不迴避。』誆騙鬼道：『你們是甚麼人？教人迴避！』家人罵道：『好瞎眼的奴才！此是本府賈太爺的公子。』誆騙鬼聽了，諕的戰戰兢兢，拉討吃鬼與耍碗鬼道：『我們快回去罷。不要太歲頭上動土。』這兩個無奈，含着兩眼泪溜將出來。回到家中，氣的面如土色，心如刀割。道：『早知公子如此威風，何不教先父讀書做官。』誆騙鬼道：『這也不難，大爺們是有錢人，何不拿上幾千兩銀子，我代二位爺到長安加捐一個官兒，自然不受人的氣了，比做公子還強哩。』二鬼道：『銀子加捐文官，我的日子怎麼過？』誆騙鬼道：『二位爺不知世務，若是做了官，權也有，勢也有，休說幾千兩，就是幾萬兩，也是容易的。那時任我嫖，任我賭，誰敢道個不字。』兩個鬼見說的有理，每人拏出銀子五千兩，裝成駝馱，託誆騙鬼丟謊鬼，一同幹官去了。兩個先在家先學起官樣來，走動大搖大擺，說話年兄年弟，以爲這頂紗帽，指日可戴。不料今日等，明日等，等了三月有餘，並無音信。眼見家業蕭條，衣食不足。那一日正在納悶，只見丟謊鬼來，兩個鬼忙問道：『事體如何？』丟謊鬼道：『再休題起。那日我們進了長安，纔要料理，不想時不湊巧，却遇朱泚作亂，銀子被賊搶去，誆騙鬼也被賊殺了。惟有小人逃的性命回來。今日相見，實是再世人了！』兩鬼聽的大叫一聲，口吐鮮血，不省人事。丟謊鬼見勢頭不好，也脫身去了。你道他那裏去了？原來與誆騙鬼做成圈套，將銀子均分，到南邊做生意去了。這兩個鬼昏了

半日，醒來嘆道：『好朋友！細想起來，都是倒塌鬼害的，我自從他到我家，纔引了這兩個賊徒來。弄的我乾乾淨淨。要他做甚麼？』提起棍來，照頭一棍，將倒塌鬼打死。低達鬼見勢不好，也就一溜烟逃了。不多幾日，討吃鬼與耍碗鬼，把房子也賣了，家伙也變了，止落下一根棍，一個碗。二鬼嘆道：『還是先人儉省些兒好！不是留下這兩件東西，你我都失脚了。』于是討吃鬼拏了棍，耍碗鬼抱了碗，纔做出本分生意來。一日正在街上討吃，只聽的一聲高叫，兩個鬼定睛一看，乃是叫街鬼。叫街鬼道：『二位兄不認的小弟了。我是急賴鬼的兒子，只因先父合憑急賴，未曾掙下東西，所留些須，又被人折算去了。我沒奈何，學了這個本事，到也清閒。休得見笑。二兄是有錢人，怎的也是這樣？』兩個鬼道：『不消提起』因將前事說了一遍。如今我們是患難朋友，且是父輩相交，我們結拜了罷也好。』彼此相談，三個大喜。就在土地廟內磕了頭，拜成兄弟，正說話中間，只見一人惶惶張張來道：『鍾馗來了。』三個鬼聽的驚問道：『甚麼鍾馗？』那人道：『你們還不知？聽的欠眞山有個假鬼行事，捉風捕影說謊，遮天蓋日，與鍾馗戰了幾日，被鍾馗斬了。路上又遇見低達鬼，被陰兵捉住，就謊的信口胡招，已將你三個招下了。令他與陰兵吮癰舐痔，溜溝子餂屁股去了。鍾馗領定陰兵來斬你三位。』三個鬼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鬼道：『吾乃地溜鬼是也。』說罷就去了。三鬼正在疑信之間，聽的陰兵紛紛，竟將土地廟圍住，叫街鬼道：不必慌張，我在此吶喊，你兩個上陣。』這討吃鬼拏了打狗棍，撲上前來，鍾馗大喊一聲，如响雷一般，諕的討吃鬼骨軟筋酥，丟下棍飛走。耍碗鬼見勢不好，祭起碗來，要叩鍾馗，被鍾馗一劍，將碗打了個粉碎。耍碗鬼大驚道：『如今把我的吃飯的家伙都打了。還不投降，更待何時。』三個鬼一齊跪下哀求道：『念俺原是好人家的兒子，只因不守本分，被人誆騙，無奈幹這營生，望老爺寬恕。』鍾馗道：『原非小人們不是，只因祖父龌齪仔細所以纔指道不守本分，即是匪類，留你們何用。』三個鬼又哀求道：

下我們，我的爺！豈非以慳吝儹財，必生敗家之子麼？』鍾馗呵呵大笑道：『依你說來，到也有理。只是遊手好閑，未免不是常法，每人重打四十，以戒將來。』又憐他們窮餓，每人賞錢一百文。三個鬼見鍾馗賞罰分明，欣然拜謝而去。這教做：

費盡家產，老子枉作千年計；學會討吃，好鬼也得百文錢。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誆騙人還被人搕掐　丟謊鬼反教鬼偷尸

世事循環何日了，這個纔喻，那個隨來討；想是因人誠處少。蒼天故把乾坤小，幸有鍾馗心地好除去奸頑，纔覺東方曉。任他變化千般巧，當庭一斷如包老。

話說誆騙鬼騙了討吃鬼耍碗鬼的銀子，恐那兩個鬼不肯死心場地，又教丟謊鬼去搗了個瞞天大謊。弄的兩個鬼討吃的討吃，耍碗的耍碗。他却往南方做起生意來。無如人雖如此，『天理循環，』一點不錯。如是他合該倒運，尋了一個夥計，十分利害。你道這夥計是誰，乃是一個瞞心昧己之人，鷹嘴兔腮，十指如鈎；人人稱他做搕掐鬼。誆騙鬼與搕掐鬼合了夥，計其初兩人相處還好。及至後來，搕掐鬼賣銀一錢，賬上止記五分。不及三個月，將五千兩銀子搕去了一半。一日誆騙鬼查賬，見虧了許多本錢，就問他下落。搕掐鬼抵死不認。誆騙鬼大怒，揪住搕掐鬼就要下手。不料他跳將起來，伸出十指鋼鈎相似，竟將誆騙鬼搕其皮，搕其肉，須臾：搕見髓骨，把誆騙鬼竟搕死了。地方保甲見搕死了誆騙鬼一齊上前去拏，搕掐鬼他掄起爪來搕的個個皮開，人人流血，衆人無奈，只得到縣前稟報。其時縣主正坐堂審事，衆人上前稟道：『我等係地方保甲，今有搕

掐鬼將謊騙鬼摳死。我等上前拏他，不料十指如鈎，近前卽傷。望老爺速差人拏他！』縣主聽了大怒，卽傳兩班皂快，並許多民壯，多帶繩去，將他綁來。只見去不多時，皂快民壯，個個蒙着臉，聲疼叫喚而來。縣主見了大驚，問道：『你們怎的這等模樣？』衆役稟道：『小的們奉老爺差使，前去拏摳掐鬼。他掄起爪來，逢着的便傷。觸着的便亡。雖刀斧不能近前。乞老爺調些兵馬，與他交戰。』那縣主搖頭道：『非也！諒他一人，怎敵的許多我想此物，必非人類，定是妖邪所變。須得高人法師，方可除他。若以兵馬相交，一者擾亂民間，二者恐上司知道，徵責。你們外面訪求法師方好。』衆役道：『小的們知道甚麼法師，必須老爺出張告示，或者可以有功。』縣主見說的有理，遂提起筆來，不用思索，寫了一張告示，命人貼出。上寫着

本縣正堂王，爲除奸逐祟，以救民生事：照得光天之下，難容魑魅公行；化日之中，豈許魍魎弄術；是以律有明條，師巫猶將禁止；矧顯爲民害者耶？近者本縣不德，不能正己化民；竟有摳掐鬼者，具虎狼之姿，特摳人之術；心如毒蝎，遇之者家破身亡；手若鋼鈎，當之者骨見髓傷；若不早爲驅除，勢必盡遭毒害。爲此：示仰闔邑軍民人等知悉，或有斬邪之術，或有拏妖之法；或自己不能，而轉用他人；或此地無有，而來之別縣；果然除去民害，本縣不惜重賞。務期合力奉行，愼勿瞻前顧後！特示。

當日告示貼出，恰好地溜鬼走將過來。見衆人圍着觀看，他也近前去看。見是誅摳掐鬼的告示。大喜道：『我今現知的鍾馗下落，何不請他來，滅了此鬼。豈不是我的一功耶？』算計停當。上前去揭告示。衆人問道：『你能除此鬼麼？』地溜鬼道：『我雖不能，我却能請個斬鬼的人來。』衆人見他說的有因，跟着地溜鬼，直入縣來。須臾縣主坐堂，衆人稟道：『告示張掛，却好有人來揭。今將人帶來回話。』縣主喚地溜鬼問道：『看你身材有限，憑何法術，可以斬鬼呢？』地溜鬼道：『小人也不能除他。小人知道一個能斬鬼的人，此人姓鍾名

馗。唐天子封他爲驅魔大將軍。還有一個叫負先鋒。是他的幫手。又領着數百兵卒，到處斬妖。前因去除討吃鬼，小人認得他。老爺要除此物，何不令人同小人請來。』縣主聽了大喜。賞了地溜鬼五十兩銀子。同了兩個快手，飛走來請。却說鍾馗發落了討吃鬼等衆，正欲前行。忽見地溜鬼向前跪下。鍾馗道：『你是何人？』地溜鬼道：『小人名叫地溜鬼。』鍾馗道：『俺正要斬你。你竟敢前來見我。』地溜鬼道：『小人雖名爲鬼，却不害人。今日到此，特請尊神前去斬鬼。』遂將摳掐鬼害人的情由，及縣主恭請之意，細細稟了一遍。鍾馗聽了，領了陰兵，跟着地溜鬼而來。縣主接入衙內不表。且說摳掐鬼自從得了誆騙的銀子，他見縣主又差人拿他，勢不完局，他就招起兵來。旬日之內，卽有數百。每日操兵練將。忽一日小妖報道：『大王不好了！不知縣主，何處尋了一個鍾馗，聲言要斬大王。』摳掐鬼聽了大怒，結束停當，手使一根鋼銀棍，衝出陣來。負先鋒出馬，舞刀相迎。兩個戰了多時，不分勝敗。摳掐鬼見不能取勝，丟了鋼銀棍，掄起爪來，向負先鋒臉上亂摳。負先鋒疼痛難忍，敗回陣去。鍾馗見負屈滿面血痕，驚問其故。負屈道：『利害！從未見此惡鬼。兩手摳來，如鋼鈎搭的一般。』鍾馗聽了大怒，手提寶劍，衝出陣來。與摳掐鬼對敵。殺不多時，摳掐鬼招架不住，丟了鋼銀棍，輪起爪來就摳。鍾馗知他利害，只得虛砍一劍，敗回陣來。那摳掐鬼又得意去了。鍾馗回至營中，向二神說道：『這個惡鬼，憑着兩隻惡手，逢人便摳。怎生是好？』含冤道：『不難！明日只須叫響道飛起空中，佯與他戰時，暗暗落將下來，啄去他的兩個眼睛；他閉着瞎眼，兩手雖惡，亦無所施矣。』鍾馗頓足道：『我竟忘了。』遂傳響道來至。吩咐如此如此！至次日，使陰兵前去叫罵，摳掐鬼聽的罵他，也不拏鋼銀棍，走出陣來，向鍾馗便摳；不提防一個蝙蝠飛來，將眼啄的鮮血淋漓。摳掐鬼大叫道：『我會摳掐人，不想今還有人會摳掐我。忙忙敗下陣去。鄉道與鍾馗趕上，一齊下手，竟將摳掐鬼斬了。時有地方等報于縣主。縣主聽了除了此害，心中大喜。率

領百姓來請。鍾馗推辭不去。衆百姓道：『老爺除了此方大害，小人們倒覺也安穩。務乞准了小人們，以盡我們一點敬心。』鍾馗見百姓們懇求，只得隨了縣尹，回他衙門中來。鍾馗進了大門，只見堂上一幅對聯，上寫着：

百里青風回綠野，一簾明月照琴堂

其時早已排下筵席，後邊金字圍屏，兩旁名人山水。地下鋪着錦毯綉褥，桌上擺着古銅寶爐。搭座皆蘇州綉花，桌圍是江右團金。爭輝映日，十分整齊。當下縣尹把盞，讓鍾馗坐了正面含冤坐了左席，負屈坐了右席。縣主下席相陪。捧上酒來，又見階下一班梨園雜劇，送上戲單來。請鍾馗點了一齣關聖斬妖。不多時，扮出來了。先是周小官唱了一套回去。後將王道師請來，書符念咒。一個妖精竟將王道師打了一頓。却好呂純陽見妖精利害，請關夫子前來。那關夫子費了許多氣力，使周倉捉住方斬了。縣主看到此處，說道：『大人今日斬鬼，不亞關夫子矣。』鍾馗道：『老爺請我至此，也就是呂純陽了。』含冤道：『負將軍可以算的周倉。』衆人大笑。看看黃昏時候，鍾馗道：『不然？他將我的臉摳的鮮血直流，只算是王道師罷了。怎敢當的周倉。』衆人大笑。看看黃昏時候，鍾馗就要告辭。縣主道：『下官有一座小園，請大人盤桓數天，也不枉下官一片心誠。』鍾馗只得隨着縣尹進小園中來。只見四壁粉牆，中間蓋着二間廠亭，亭後有一株絕大松樹。雖是中秋時候，却乃綠陰掩映，十分瀟洒。鍾馗看了多時，讓至亭後屋中，擺設的極其幽雅。鍾馗喜之不盡，玩之有餘。忽見天元几上，放着兩卷詩。展開一看，却是秋風秋月秋山秋水的絕句。兩卷俱是一般題目，一樣韻脚。先展開一卷，從頭細玩。那詠秋風的詩是：

『金風』瀟洒透窗紗，雁字排空影欲斜；今夜愁多應有夢，不知吹去是誰家。

那詠秋月的是：

清秋清夜漾秋光，散盡天光桂影長；願借嫦娥消受計，好來窗下舞霓裳。

那詠秋山的是：

白雲飛去又飛來，霜葉如花滿徑開；最好謝安高致可，宜逢仙女到天臺。

那詠秋水的是：

丹楓搖落夕烟多，雨後風餘細細波；縞願澄鮮如俊目，每臨秋水憶嬌娥。

鍾馗看了道：『此卷才思雖好，口角輕狂。必是放蕩不羈之人。』說畢，又看那卷。只見那詠秋的是風：

秋日風寒不用紗，街頭搖落酒旂斜；巫雲坐後情猶在，結伴還頭詠到家。

那詠秋月的是：

明月逢秋分外光，天香先占一枝長；嫦娥若肯親相盼，脫去藍袍換紫裳。

那詠秋山的是：

絕生萌孽又重來，秋山所以少花開；年來王道無人講，松柏何能似五台。

那詠秋水的是：

源來有本水偏多，每到秋深不起波；『孺子濯纓』應至此，豈容鹽水映嬌娥。

鍾馗看完，不覺掩口笑道：『好個糟腐東西！令人可厭。』縣令道：『大人眼力不差，這是下官作養的兩個童生。其餘尚多，益發不通。因見他兩個，可以雕琢，故作養他。這卷輕狂的，才思到也一的；只是爲人輕蕩狂妄，放蕩於花柳之間；全無規矩氣象。因此同社中都呼他爲風流鬼。那個糟腐的，與他大相反了；開口講道學，舉

步要安詳；這也罷了，其可笑者，卽出恭之時，必要正其衣冠，同社中也送了他個美號，叫做裝腔鬼。』鍾馗道：『孔子尙云「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可見中行原是難得的。』正在談論之際，只聽的外面傳的鼓響，送進一張狀來了。你說這狀是誰的，原來丟謊鬼自與詿騙鬼分銀五千兩，他手中有錢，就買了兩個小廝。一個叫做捕風，一叫做捉影。兩個人又替他尊了兩個夥計，同做生意。一個是梁山上時遷的祖師，生的毛手毛足，貫會偷盜，名叫偷尸鬼。一個是戰國時祝鮀的後代，生得伶牙俐齒，名叫刼奪鬼。這兩個自做買賣以來，就打起順風吹來。偷盜的偷盜，刼奪的刼奪。一日也是合該有事，這偷尸鬼正拏着銀子往腰櫃裏下；却被捕風瞧見，不好當面說他，只得來告主人。丟謊鬼聽說，不免心疑。一日來到鋪中查賬，見沒了多少銀錢，且支長甚多。丟謊鬼問刼奪鬼道：『本錢沒有大半，還有許多長支，你分明安心騙我。』刼奪鬼道：『長支慢慢還你，難道騙你不成。若不還你銀子，只教半天裏馬踏死。』說罷，反倒憤憤不平。再向偷尸鬼言論，偷尸鬼也是如此。丟謊鬼待要打他，又見詿騙鬼吃了大虧，前車後鑑，不敢再行無奈何來找一個代書，與了他一兩銀子，只教他寫的利害些；這代書不管虛實，寫了一張狀子，丟謊鬼拏到縣裏去遞。管宅門的將狀接進，送至後園中來。縣尹接在手中，與鍾馗同看。上寫着：

告狀人丟謊鬼，爲明火刼財，殺人無數事：情因小的一生謹愼，並不妄言，齒積三月有餘，得銀五千兩；指望創業垂統，爲子孫萬代之計；不料時命乖舛，忽遇偷尸鬼，與刼奪鬼者，存虎狼之心，恃『鯨吞』之術；托名夥計，此實爲盜賊。竟於某月某日明火恃刀，將財物刼去。竊思財爲養命之原，既被刼去，則小的一家性命必盡；似此罪惡滔天，王章安在？伏乞

仁明老爺，速除兇頑，以安善良；倘蒙俯准，恩公萬代！焚頂無既，哀鳴上告。

二人看了，商議道：『這狀有些不實，既是夥計，又怎麼稱爲盜賊。至云明火殺人，益發是虛了。其中必有緣故，大人少坐，待下官出去問來。』鍾馗道：『前去審他，容俺在屏後細聽如何？』縣尹道：『如此甚妙！』當下發梆升堂，兩邊皂快伺候，開了大門，叫丟謊鬼上來跪下。縣尹問道：『你這狀子，可是眞麼？』丟謊鬼道：『小人從不說謊。』縣尹道：『你三月有餘，怎得齒積五千兩銀子呢？』丟謊鬼道：『老爺不知，其中有個緣故；小人全憑說嘴度日，從前有個耍碗鬼，與小人相交，小人費了許多口舌，說了三個月，始得五千兩銀子到手。豈不是齒積麼？』縣主聽了已是大怒，又問道：『怎麼他明火刼財？』那鬼道：『小的與他算賬時，已點起燈來，豈不是明火，他將小人的銀子偷賴去了，就是刼財了。』縣主道：『你說殺人無數，有何指實？』丟謊鬼道：『此說益眞切！若是小人的銀子在時，娶妻買妾，生下幾個兒子。再過幾年，兒子又娶媳婦，生下孫子，代代相傳生人，自然無其勝數。將小人的銀子偷賴已盡，小人窮了，勢必餓死。連種子多絕了，豈不是殺人無數麼？』縣主聽他滿口奇說，正欲加刑。不料鍾馗聽見大怒，從屏後出來，手起劍落，把個丟謊鬼早做了無頭鬼了。縣主又教偷尸鬼出來問道：『到底你怎的偷他，從實說來免的受刑。』偷尸鬼道：『小人不過悄悄拏了些，他就說是小人偷他的。』說猶未了，只見捕風捉影上來證道：『他身邊還有偷的東西。』縣尹令人搜時，果然搜出許多東西。縣尹怒道：『現有贓證，有何可說！』向鍾馗道：『此鬼何以發落？』鍾馗道：『我想好偷盜的皆是兩手之過。不如割去兩手，使他再不能偷盜。』縣主道：『大人斷的不差！』卽將偷尸鬼兩手剁去。又將刼奪鬼喚上問道：『你怎的刼奪他來？』刼奪鬼道：『小人從不胡賴，只因長使他幾兩銀子，小人滿口應承還他。現與他三限的文書，他總不肯。』縣尹道：『你把三限的文書，拏來本縣看。』刼奪鬼雙手呈上。縣尹展開一看，上寫着頭一限，王母娘娘轉成漢。若是轉不了，再到第二限。第二限，天上明星看不見。若是看見了，再到第

三限，河裏魚兒變成燕。若是變過了，終年不見面。縣主看了拍案罵道：『這奴才，你還說不賴他？』鍾馗道：『此人舌尖翻歪不正，所謂舌具一黃者也。何不將他舌尖割了。』審完此案，衆人又皆感念不盡。與鍾馗立起祠堂，合縣供奉不題。且說鍾馗與縣尹閒坐，只見地溜鬼跪在面前稟道：『小人打聽的西邊有個鬼魅，十分可憐，不用張弓挾矢，只請老爺前去安撫。』鍾馗聽了，就要告辭起行。縣尹再三苦留。鍾馗道：『蒙此勝情，感謝不盡；怎奈唐天子命俺遍行天下，以斬妖邪。若久留貴署，一者負天子命俺之意；二者在己有廢職之羞。』縣尹道：『如今之鬼，並非強暴勁敵；不過只用安撫，不如命司馬一行。大人在此等候何如？』含寃亦道：『孔子云「割雞焉用牛刀」，主公何必親往，只我一人前去便了。』說罷，同地溜鬼欣然去了。鍾馗忽見那蝙蝠向東飛起。鍾馗道：『這個蝙蝠，是俺一員嚮道官。但有鬼處就知道。如今他向東飛，必然東邊有鬼；少不得我要前去走一遭。』縣尹道：『大人差矣！司馬來時，教他何處去訪？』依下官愚見，不如權教負先鋒去罷。若是些小鬼邪，負先鋒便可誅平。倘若猖獗難敵，大人再去不遲。』鍾馗聽他說的有理，遂向負屈道：『我且在此，你今前去！須要小心！不可造次！』負屈領命，率領陰兵，跟着蝙蝠，殺奔東方而去。這一去，有分教：

小鬼有災，半夜三更間舍命。鍾馗無伴，少靴沒帽受災殃。

不知此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對芳樽兩人賞明月　獻美酒五鬼鬧鍾馗

莫笑拘迂與特才，兩般皆費聖人裁；迂儒未必扶名教，才子還能惹禍胎；奸色橋邊人不過，貪杯林下鬼偏來；請君但看終南老，纔入迷途事事乖。

負將軍領定陰兵，往東方征鬼去了。按下不表。且說風流鬼生來賦性聰明，爲人瀟洒，吟詩作賦，雖不能七步成章，亦不至抓耳撓腮。且是個儻異人，不狗小節；因此四海知名。伶俐鬼聞聽他好，前來投他。二鬼一見如故，竟以兄弟相稱。一日正是八月中秋，二鬼相對閑談，只見東洋大海推出一輪明月，清光十分可愛。風流鬼道：『今宵明月當空，何不邀裝腔鬼來，與他賞月一回？』伶俐鬼道：『賞月雖好，奈他非賞月之人，恐有負清光。』風流鬼道：『我兩人似覺沒趣，若請他來，作個弄物，大家取笑一番。有何不可！』伶俐鬼聽他如此言講，遂使了一個童子去請，去了許多時辰，方纔請得他來。這裝腔鬼進門，深深一揖，向風流鬼道：『小弟方纔讀書，盛介來請，所以不俟駕而來；不知吾兄有何示教？』風流鬼道：『因小弟見月色甚佳，邀足下一玩。』裝腔鬼道：『吾兄差矣！古人囊螢映雪，尚要讀書；有此月色，不念詩書；豈非玩愒時光！且月爲陰精，有何可玩。若以明月可玩，那紅日亦可玩乎？吾兄何不攜酒一壺，對那紅日玩賞！孟子云：一月攘一雞。』即爲盜者，尚且不負時光；況我等功名未就之老童乎？』一席話說的風流鬼剌耳難聽，說道：『吾兄數日不見，何益迂腐至是！人生在世，花朝月夕，不可錯過。古人秉燭夜遊，正爲此耳。兄不聞唐明皇上元之夜，隨了羅公遠，步入月宮，親見仙娥素女，舞于丹桂樹下，至今傳爲美談。我們雖不能如唐明皇，亦不可辜負了嫦娥的美意。』那裝腔鬼聞聽，呵呵大笑道：『此話可謂荒渺而無以復加者也！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這月就如水晶球一般，那裏有甚嫦娥仙女？不過文人弄筆，故作是耳！所以孟子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之謂也。』風流鬼道：『據兄說來，月在空中繫着，可是麻繩？可是鐵索？可是何處縛結？可是何人拉扯？請道其詳！』裝腔鬼道：『你何不通之甚也！若天上沒有縛處，那女媧氏煉石補天，却從何處補起？如此看來，天上定是有人，定是有據的了。怎麼

縛繫不得?』風流鬼聽他滿口酸腐，又欲分辨；伶俐鬼暗捏了一把，風流鬼會意，就不言了。裝腔鬼見他不言，只吃了幾杯悶酒；悵悵而回。回到家中，不消幾日，舌上生一大瘡，膿血并流，流盡，成了一個深窟；請外科看視。外科道：『已糟透頂，不能治了。』果然從此『嗚呼哀哉，尚饗』了。此是後話，表過不題。且說風流鬼見裝腔鬼去後，向伶俐鬼道：『好個腐物，倒把我們的興滅了。他今已去，你我乘此月色出去閒步一回，有何不可！』伶俐鬼道：『如此甚好！』兩人攜手同出門來，遊了幾條街巷，只見一壁粉牆，旁有一門半掩半開。兩個往裏一望，原是一座花園，十分幽雅，并無人跡。兩個看的心癢，慢慢挨進門來。只見綠楊之下，一灣清水，水上一座板橋，兩人過了板橋，却是荼蘼架，芍藥欄，木香欄，牡丹台，綠陰深處，乃是一塊太湖石。二人坐在石上，只見滿園花枝弄影，樓台重陰。正在觀玩之際，忽聽呀的一聲。二人抬頭一看，却是重牆之內，一座高樓，樓上窗櫺開處，現出一個絕色美人。常言道：『月下對看美人，愈加嬌媚。』白處更白，宛如嫦娥仙子一般；手托香腮，觀看明月。又聽他長嘆一聲，似有欲言不言，欲悲不悲之意。這風流鬼不看還好，看見美人，一片癡魂，早已飛上樓去了。伶俐鬼道：『如此情態，似非忘情；吾兄素具大才，何不朗吟一首，看他如何?』風流鬼道：『有理！』遂口吟一絕句云：

風微雲淨月當空，左畔遙看思不窮；想是嫦娥憐寂寞，等閒偷出廣寒宮。

這美人聽的有人吟詩，低頭一看，看見風流鬼儀容瀟洒，舉止風流，已覺可愛，又聽他詩句清新，句句雙關；自有于飛之願，只礙伶俐鬼在旁，不好酬他。只得微微一笑，閉窗而去。風流鬼見美人去了，恨不能身生兩翅，飛上樓去，合他一團摟住。伶俐鬼道：『我們回去罷，倘有人來，干係非輕！』風流鬼無奈，一同回來，到了家中，如何睡的着，只得又作起詩來詩云：

寂寂庭陰落，瑤台隔院遮；夜深風破夢，雲淨月移花。
魂遶巫山遠，情隨刻漏賒；那堪孤雁唳，無賴到窗紗。

次日天明，不覺發寒潮熱，害起相思病來。伶俐鬼前來看望，失驚道：『吾兄形容何以至此？想是昨夜冒了風，何不吃些藥，表一表汗。』風流鬼道：『吾病非藥可治，若是要好，除非美人充了太醫，拔去慾火。』伶俐鬼道：『這等說，吾兄害的是相思病了。』風流鬼道：『如此美人，相思焉得不害！』伶俐鬼道：『吾兄這病只怕空害了，既不知他姓名，又不知他行徑，兄雖如此深情，他怎得知？』風流鬼道：『我亦知害之無益，但此心耿耿，終不能釋；如果姻緣無分，兄當索我于枯魚之肆矣。』說罷，哼哼呀呀有欲哭之狀。伶俐鬼暗想道：『這段姻緣，我若不與他周全，豈不辜負他待我之情。』想了一回，說道：『為何不寫書一封，備陳委曲，待小弟與你送去，或者美人見了，願結秦晉，也未可知！』風流鬼笑道：『人皆稱你伶俐鬼，如何這等冒失；我們與他非親非故，這書怎麼送去？且是送去，倘若他家大人見了，說俺無故調戲良家女子，決不干休。』伶俐鬼道：『吾兄有所不知，要送書去，必須如此如此，教他不知我們姓名，又不顯我們送書。只要美人知道，或有意無意，自然曉得了。何至惹禍招災！』風流鬼聽了大喜道：『吾兄果然伶俐鬼，乃名不虛傳。』說罷，展開花箋，磨墨潤筆，不待打草，細細的寫書一封，書云：

昨夜園中步月，原因瀟洒襟懷；敢云廣寒宮裏，偷覩嫦娥面乎？不料美人憐我，既垂青眼，復蒙一笑；何德何能，愛我至此！天耶人耶？抑姻緣之素定耶？繄自蒙恩以來，量減杯中，紅銷臉際，恨堆心上，愁撮眉端，無心耕史鋤經，有意吟風弄月；雲重重偏結成心中蘊結，風飄飄都變作口內長吁；然則昨夜之憐我，皆今日之害人也。吁嗟乎！天台花好，阮郎已無計可施；巫峽雲深，宋玉亦有情空賦；神之耗矣，傷如之何！伏祈

垂念微軀，救人一命！西廂風月，少分妙趣于張生；銀河鵲橋，推愿欲逢夫織女；專望回音，慰我鬱結。不宣。

外並前詩奉上。以希玉音惠我。

風流鬼將書寫完，遞與伶俐鬼。伶俐鬼買了許多花翠，扮成貨郎模樣，手拏一個喚嬌娘，依着原路，走至花園門首。往來走了一回，也是事有湊巧，却好美人又上樓來，看見貨郎，使阿香叫住，要買花翠。這伶俐鬼不勝之喜，遂走入園中。那梅香道：『俺小姐買大翠花一對，須要好的。』伶俐鬼道：『有！』乘此機會，就把那封書包了。』翠花拏去。這梅香接到手中，那裏知道情書，上樓遞與小姐。小姐一見，假作看那翠花，細細看了，知是昨夜那人又見書中之意，字字藏情，句句滴淚，心內如何不動。只得叫梅香看茶，支吾他去。急忙尋了一幅花箋，寫了回書；後又依原韻和詩一首，將原書藏過，卽以回書包了翠花，使梅香送出道：『翠花樣兒不好！再有好的拏來！』說罷，喜孜孜回轉。進門先叫道：『吾兄恭喜了！』風流鬼正在愁悶，聽得恭喜二字，精神長了一半。連忙問道：『想是那事有意思了。』這伶俐將回書遞過。二人仔細一看，果然回的好。上寫着

妾守閨門，一任春色年年，久不着看花眼矣。不意天台之戶大開，使我劉郎直入妝樓；嫣然一笑，聊伸情懷；豈期姻緣卽在此乎？承諭，方知君之念妾至渥也。明月有意而入窗，誰其隔之者；浮雲無心而出岫，風則引之矣。既蒙婚嫁之愛，願定山海之盟。所慮者，家有嚴君，豈容私托；相思地不能縮就，離恨天何以阻完；家君酷愛才華，郎君若行機巧，果能綉口相這紅戶，自你書樓，可接妝樓。幸勿謂兒家門戶重重鎖春色，緣何人得來也！肅此奉覆，依原韻和詩一則。俚俗不堪，並求郎君正之。

開情濃欲本來空，偶向園林計轉窮；但願天工收薄霧，嫦娥方出廣寒宮。

兩人看了書中之意，無非是要乃翁心順。搬進來，方好順便相會的意思。這風流鬼又嘆道：『雖蒙小姐允了，但這老者不知姓甚名誰，如何令他歡喜？』伶俐鬼道：『吾兄放心，容弟慢慢去訪。書中言他甚愛才華，定不似裝腔鬼，開門不出的死貨，自是個尋花問柳，遊山玩水的高人；等他出門，就好親近他了。』風流鬼道：『此言有理！』過了數日，只見伶俐鬼來說道：『弟今訪着老者了。他姓尹名縉，本是原任鄉紳。如今東園菊花盛開，聞他今日要來賞菊。吾兄何不扮作相公，我扮書童，帶了筆硯，假作讀書，到那裏乘些機會。』風流鬼聽了這個消息，拏了文具，二人一同往東園而來。閑坐片時，果見一位老者騎着一頭黑驢，跟一個書僮，挑着手盒，提着美酒，走入園來。見了風流鬼生的一表人才，心早愛慕，遂舉手道：『老兄想是讀書麼？但此地狼狽，非用功之所。』風流鬼道『來此非以讀書，聊以避俗。』正當談論之間，那老者雖坐在那邊，一雙眼直視着風流鬼。伶俐鬼見他得意，故意道：『小的母親有扇一柄，煩勞相公畫畫。』風流鬼道：『要畫甚麼？』伶俐鬼道：『就將眼前菊花畫上，豈不應時。』風流鬼提起筆來，須臾畫完。老者見了，歡喜非常；借扇一看，風流鬼道：『出醜！』那老者接在手中，見他畫的老榦扶疎，亦復嫵媚。大喜道：『相公大才！既然畫上，何不再題詩一首。』風流鬼恃着才華不慌不忙，那一面又一揮而就。老人見他寫字飛舞，不假思索，接將過來，高聲念道：

羣芳落後燦奇葩，瀟洒疑同處士家；自畫自題還自賞，時時青眼對黃花。

念畢，鼓掌大喜道：『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一古今稱奇。不料今日又遇一王維也。老漢有一小園，較此頗覺清雅，吾兄明日搬進，老漢也好朝夕領教。』風流鬼見得了機會，連忙打恭道：『晚生蒙先生錯愛，惟恐攪擾不便。』老者道：『說那裏話，你我就如一家，何必見外！』于是邀去同飲，彼此通了姓名。又問些古今事情。風流鬼對答如流。須臾夕陽在山，分路各回。風流鬼次日早起，打扮的鮮潔，寫了一個晚生拜帖，竟到

園中來。老者見了大喜，就安在三間亭上，做了書房。這風流那裏有心讀書，每日吃了飯，只在重牆下閑遊一日走到太湖石邊，手拾了一條汗巾，上寫絕句一首。詩云：

自從消瘦楚王腰，盼的人來慰寂寥；今夜月明堪一會，莫教秋水溢藍橋。

風流鬼看罷巾上詩詞，如得珍寶。連忙藏在袖內，專等金烏西墜，玉兎東升。到那黃昏時候，走至太湖石上等候。候了一個時辰，只見宿鳥驚飛，花枝弄影，綠陰深處，美人冉冉而來。這風流鬼喜不自勝，走上前去，正要作揖。不料好事多魔，忽見一個隸皂，闖入園內道：『相公在此，老爺有緊話要說。快忙去罷！』那時這美人，見有人來，閃入內裏去了。這風流鬼滿腹似難推托，故道：『我今身上不快，明日去罷！』皂隸道：『相公方纔歡歡喜喜，怎麼就說不快？老爺立等，不要遲了！』風流鬼無奈，只得跟着走進衙門來。縣尹道：『鍾老大人，前日見了你的詩稿，心上喜悅，要與你相會。可跟我到園中來。』風流鬼跟入園中，與鍾馗作了揖。鍾馗見他人物風流，舉動瀟洒，却也歡喜。縣尹道：『二位少坐，下官了些公事，再來奉陪。』辭了出去，丟下二人。須臾擺上酒餚。鍾馗道：『足下才情甚好，只是微帶輕狂；非詩人忠厚和平之意。』風流鬼一心，只在美人身上；那裏聽得。鍾馗又道：『吾兄妙手高才，敢煩一律，不知肯示教否？』風流鬼道：『以何爲題？』鍾馗想了一回，掀着鬍鬚笑道：『也罷！就以我這鬍鬚爲題何如？』風流鬼滿腹傲氣，正欲借此發洩，當下口吟道：

君鬚何故這般奇，不像胡羊却像誰；雨過當胸拋玉露，風來滿面舞花枝。
要分高下權尊髮，若論濃多豈讓眉；拳到腮邊通不怕，虧他遮定兩旁皮。

鍾馗聽了大怒，罵道：『小小畜生！焉敢出言訕刺！』提起寶劍來，就要斬他。那風流鬼冉冉而去。鍾馗隨後趕來，趕至牡丹花下，忽然不見。鍾馗大驚，急令人挖掘，須臾挖出一個棺木，乃是未央生之柩。鍾馗大駭道：『怪不得他舉止輕狂，原來是此人所化。』連聲嘆息不題。且說伶俐鬼聽見風流鬼歿了，大哭一場，說道：『我向日見樹睜鬼無能，醜臉鬼不濟，今日與他相厚，以爲托身得人；不料他又被鍾馗趕歿。此仇不可不報！』從此做起延攬的事業來。不消數日，就聚了四五個妖邪來。一個叫輕箔鬼，生得體態輕狂，言語不實；喜掇乖弄俏。一個叫短命鬼，能沿牆走壁，上樹爬山。一個叫作生鬼，一個叫替死鬼。這兩個鬼也是撩逢踢脚，吹起捏塌之輩。一日衆鬼問道：『吾兄結交我等，不知有何使令？』伶俐鬼道：『你們知摳掐鬼丟謊鬼死的緣故，衆鬼道：『只爲他摳掐丟謊，所以被鍾馗殺了。』伶俐鬼搖頭道：『不然，皆因他們尊號，有一個鬼字，所以鍾馗專要斬他。你我大號，不幸也犯一鬼字，自然也在他所斬之例了。』作生鬼聽了大驚道：『若是如此，何不逃之夭夭！』伶俐鬼道：『不妨！我今聽的含負二將已去，縣主往尹鄉紳家弔喪。我們今日扮作縣中衙役，鬼混他一番，有何不可！』短命鬼問道：『縣尹爲何與尹宅弔喪？』伶俐鬼道：『不知！敝友風流鬼與尹小姐有約，小姐聽的敝友死了，他亦抑鬱而死。所以今日前去弔孝。』衆鬼聽了道：『如此皆係鍾馗所致，今日何不殺了他，與貴友報仇也可免了後患。』伶俐鬼道：『我也想殺不的，聊且洩恨罷！』衆鬼道：『使的！』當下買了一了，偷劍的偷劍，拏靴的拏靴，弄得他走又走不得，殺又殺不瓶菊花洒拌作衙役，俱投縣中而來。彼時鍾馗見縣尹已出，忽見衆衙役齊來。鍾馗道：『你們何幹？』衆鬼道：『小的們因俺老爺不在署內，特沽一杯水酒，爲老爺解悶』鍾馗道：『這等又要你們費心。』須臾篩上酒來，使荷葉大盃奉上。衆鬼唱的唱，舞的舞，提猴的提猴，踢跳跳的踢跳，登時把鍾馗勸了個酩酊大醉。伶俐鬼上前道：『爺可吃酒熱了，將靴脫了罷。』鍾馗伸出脚來作生鬼與伶俐鬼每人一隻脫去，替死鬼抽了寶劍，輕薄鬼拏了笏板，短命鬼爬上樹去，扳着樹枝，伸下脚來，將紗

帽夾去。弄的個鍾馗露頂赤脚，不成模樣。所以至今留下五鬼鬧鍾馗的故事，就是爲此。當日也是鍾馗一人。衆小鬼合該倒運，恰好負將軍回來。作生鬼與伶俐鬼背着靴子，往外正走。迎頭遇見謊的作生鬼就要逃走。究竟伶俐鬼有智不慌不忙，故意迎着負將軍走去。負屈認的是鍾馗穿的歪頭皂靴，大喝道：『偷靴賊那裏走！』這伶俐鬼向前道：『蒙鍾爺爺誅了摳掐丟謊等鬼，如今坐享安樂；感激不過，小人們蓋了一所小廳，又恐老爺去了，所以專來脫靴，以作小的們一點遺念。』將負軍聽了此話，半信半疑；將二鬼鎖了，解到花園中來。進的花園，只見替死鬼拏着寶劍左五右六的亂舞。負將軍喝了一聲，替死鬼丟了寶劍走。被負將軍趕上，一刀斬了。輕薄鬼一見斬了替死鬼，手舉笏板，只是叩頭乞饒性命。負將軍看了大怒，手起劍落，斬爲兩段。及至走到鍾馗面前，只見鍾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科頭跣足，甚是狼狽。負將軍咬牙齒，將作生鬼剁了兩段，伶俐鬼摘去心肝。方纔與鍾馗穿了靴子，扣定寶帶，只不見軟翅紗帽。尋了一會，並無下落。衆陰兵正在那裏四下搜尋，却好含司馬也回來了。問其所以，負將軍一一告訴。含司馬周圍一看，抬頭見一松樹。遂指着那樹道：『要尋紗帽，必然在此樹上。』却說短命鬼夾了紗帽本欲下來逃走，他在樹上，遠遠望見陰兵來了，就藏在松枝稠密的所在，故此都看不見。他聽的司馬尋紗帽在樹上的話，就打起戰來。將松枝搖的動。衆人一看，只見短命鬼戴着紗帽，在樹上打戰。負將軍拽起袍袖，手挽雕弓，一箭射將下來，與鍾馗拾起紗帽戴上。衆人看時，已將短命鬼射死了。其時鍾馗方纔醒來，見了護衛二神，亦覺沒趣。正是：

長松枝上，衆小鬼戲弄科頭漢；後花園內，二侍者整理赤脚人。

未知此後所滅何鬼，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悟空嶺懶誅黑眼鬼　烟花寨智請白眉神

同人出門皆堪伴，性情乖亂，故把好惡來相換；
斷，若還解得降魔案，憑仗威風，羈繫迷魂岸。

話說護衛二神誅了衆鬼，救醒鍾馗。其時縣尹也到，已知其詳。遂排起筵席，與護衛二神接風。席間因問道：『二位前去所誅鬼魅如何？』含冤道：『前奉主公之命，到了西方。原來是一心病鬼。只因過西嶽華山，見層石峭壁，高插雲天；又見山下華陰廟宇，並許多居民；他就動了不忍之心。惟恐華山倒塌，壓壞居民廟宇，所以憂慮起來；每日愁眉不展，面帶憂容，看看病入骨髓。小神到那邊，也沒用人參附子等藥，只下了一粒寬心丸，他就好了。』含冤道：『小神救了心病鬼之後，却欲回來，不料又遇一鬼，其實可憐！住着半間草庵，頭戴一頂開花帽子，並不能遮風蓋日，身穿一件玲瓏衣服，何止百結懸鶉；因內無隔宿之糧，眞乃室如懸磬，灶中無半星之火，安問缺少晨炊。這也罷了，且是到一家，一家就窮；行一處，一處就敗；因此人人恨他，也不理他，都喚他爲窮鬼。』鍾馗道：『如此破敗人家，也就該誅了。』含冤道：『他雖如此窮相，不惟無可之道，且有一樣好處，他交接都是一班高人。那日小神去訪他，只見在座者，有伯夷叔齊，顏子，范丹，原憲，袁安，與他稱爲莫逆。惟有錢神可惡，再不肯與他見面。他因此作祭錢文篇，小神愛他文辭富麗，抄來一篇，請主公觀看。』說罷，與鍾馗展開細看，只見上寫着：

嗚呼哀兮！君其怪我耶？君其畏我耶？何一見而卽去也？噫嘻！我知之矣！念予賦性恬淡，制行孤潔；無狠盡之心，無奔波之脚；無媚世之妖顏，無騙人之長策；因致子之無由，故交子之不得。況爾形雖圓，秉性甚堅；爾心雖方，其黨甚多；安肯秉秉倪倪，俯首降心以從我耶？嗚呼錢兮！寒則待子而衣，饑則待子而食；親友待子而交，遊貧欠待子而補；窟子既不肯以示交，又安能不仰仰倪倪，俯首降心以

招子乎？聞君愛飲者旨酒，喜食者雞卵；今則有酒盈樽，有卵在豆；虛修短文以祭之曰：『惟我錢神者，內方外圓，像天地之形體，刻帝王之寶號，非富貴而不來，非勤儉而不到，美文皇之質耗，珍重故來；嗟武帝之虛節，侈情散耗，愛子有靈，鬼神可通，愛子有勢，爵祿可致，拂鬚而諂者立，非子而誰；舉足而侍者侯，舍君奚至；勝則君之爲用大矣哉！今者：予實維艱，披誠切訴，舍阮籍之白眼，對子垂青；化嵇康之傲骨，逢君之怒，韜櫝而藏，願求財于千年；用之則行，期相逢于異日；我欲常常而見，子其源源而來；惟見此日之勤，愼勿計從前之疎忽。』須臾祭畢，體倦而睡。見一黃衣人，揖子而言曰：「子既改弦以易轍，吾將引類而呼朋矣；但子仁義何存，廉恥未去；無入門之法，奈何子妻戕。」驚怡恥窘，急仁義之難忘，知廉恥之必顧；起視其酒，酒猶在樽；起視其卵，卵猶在豆；子將醉飽以樂夫君，其唯唯而退後！

鍾馗看了問道：『此鬼何以治他？』含寃道：『小可欲遣醫人調治，怎奈庸醫最多，小可量其病勢，察其淨沉，與他元寶湯二服，如今就不窮了。』鍾馗大喜道：『卿可謂盧醫扁鵲復生矣。』又問負屈道：『你所斬的可是何鬼？』負屈道：『小可所斬之鬼，與司馬所治之鬼不同。一名叫做急性鬼。』鍾馗失驚道：『說更奇！你且說他本事如何？』負屈道：『那日我領兵前去，未等扎下營盤，他就殺來。我只得舉刀相迎，戰了一日，不見勝敗，到半夜間，他也不戴盔，不穿甲，點上火把，又戰。就如張飛戰馬超的一般，又殺了多時，他見戰不過我，氣的一頭撞死了。』鍾馗道：『這等性急，眞可謂急性鬼矣。』負屈道：『這等還不算出奇，還有一個鬼甚是異樣。小可閱人多矣，再沒見那樣黑眼。黑眼也罷了，還有兩個伴當，一個叫死大漢，一個叫不惜人，都是一般黑眼。』鍾馗道：『恁必就是黑眼鬼了。你何以誅之？』負屈道：『小神見他黑眼異常，不欲誅他，就領兵回來了。』鍾馗聽了變色道：『豈有此理！昔日孫叔敖見兩頭蛇，猶恐害人，殺而埋之，況此黑眼鬼，惹的人人憎惡，個個攢眉，豈不是汝之過？』一席話說的負屈將軍滿面通紅。鍾馗道：『既然如此，我明日必走一遭。』次日起來，點起陰兵，縣弁留不住，與衆百姓送到十里之外，方纔回去。這鍾馗往東浩蕩而來，旌旗蔽日，殺氣連天；遠遠望見一座小庵。鍾馗道：『那是甚麼所在？』負屈道：『是悟空庵，小可前日曾住在此。』鍾馗道：『庵名怎講？』含寃道：『或者取色卽是空的意思。』鍾馗到了庵前，下了白澤，進門觀看，果然一座好庵。有詩爲證：

紅塵飛不到，菩提雜彌陀；古柏倚丹鶴，蒼松掛薜蘿。
人來驚犬吠，客至惹鸚歌；曲徑通幽處，僧房女色多。

原來這庵中住持，就是色中餓鬼，言論他的本事也能跳牆，也能鑽狗洞，也嫖的娼妓，也耍的龍陽，正所謂舟車幷至，水旱齊行，不論前後，不分南北者也。鍾馗進的門來，見他舉止輕狂，體態風流，已知是個邪道和尙；只是一心在黑眼鬼身上，將他權且丟過。次日整頓兵馬，列成陣勢；只見對陣中黑眼鬼頭戴一頂烏油盔，身穿一領烏油甲，手使一柄流星鎚，坐下騎着一隻挨打虎。左有死大漢，右有不惜人。鍾馗看罷，回頭向負屈道：『怪不得你說他異樣黑眼，不欲誅他；眞個此鬼令人黑眼的緊，我也不欲誅他，奈何？』負將軍道：『且待小神出去。』手提寶劍衝出，那邊不惜人出馬，兩人戰了多時，負將軍終是不耐戰他，撥回馬來就走。他只當負將軍敗了，隨後趕來。負將軍看他較近，按住寶劍，拽滿彫弓，回身一箭，正中咽喉，落馬而死。黑眼鬼見射死不惜人，就欲出戰。死大漢道：『主公退後，待小將殺他。』於是拏了一條酸棗棍，也不騎馬，走出陣來。鍾馗大怒，提劍相迎。未及一合，被鍾馗攔腰一劍，砍倒在地。正是：

站在陣前八尺高，跌倒塵埃兩截腰。

鍾馗砍了死大漢，正欲回陣。只聽的一聲高叫，黑眼鬼出陣，鍾馗回頭一看，只見他黑眼異常。鍾馗本不欲

誅他，怎奈已既有斬鬼之責，且陣前相遇，只得勉強相戰。戰了一回，黑眼鬼見敵鍾馗不過，故意將身一變，那身小似豆粒，縱身一跳，竟想鑽入鍾馗眼中。鍾馗將眼閉緊，急急敗回陣來。定省了半日說道：『如此利害，怎生是好？司馬妙計多端，何不想一法兒勝他。』含冤想了一會，說道：『自古行兵之法，不過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爲今之計，人和地利不必用，只講天時了。』鍾馗道：『怎麼當講天時？』含冤道：『天時是時日干支，相生相尅的道理。如今他叫做黑眼鬼，他既黑，我們以白制他，他是眼，我們以眉制他，他是鬼，我們定以神制他。由此看來，惟白眉神可以勝他。但不知此神下落。』說罷，隨命人走至書鋪，買了一部搜神記來。逐名挨查，并無白眉神的名號。又買幽怪錄，把鬼怪等逐部挨查。何嘗有個影兒。鍾馗道：『三國志有云「馬氏五常，白眉最良。」想是馬良麼？』含冤道：『也還未必。』因下一令，諭衆陰兵知悉：「凡有知道白眉者，急來稟報，自有重賞。」且說低達鬼自從鍾馗罰他與衆陰兵吮疽舐痔，每日受苦難當。一日，一個陰兵起了痔瘡，要低達鬼來舐。低達鬼無奈，只得與他舐。舐了多時，反覺有滋有味。那痔瘡除去，敗血敗濃，也覺輕些。那陰兵隨與低達鬼閑談道：『昨日黑眼鬼與鍾老爺交戰，他想鑽入鍾老爺眼中，鍾老爺無法制他，命含司馬定計。司馬說：「惟白眉神方可勝他。」不料偏查神怪等書，并無白眉神名色。如今使下令來，說有人知道白眉神，稟報重賞。』低達鬼道：『小人即知此神的住址。』陰兵忙問道：『你何以知之？』低達鬼道：『小人當日合討吃等鬼，往柳金娘家嫖去，他家中有一位尊神，兩道白眉。小人問是何神，他說是祖師白眉神。』陰兵聽了大喜，連忙引低達鬼來庵中，稟知鍾馗。鍾馗問道：『白眉神是何出處？』低達鬼道：『小人祇知其名，不知他的出處。』鍾馗道：『你就引司馬到柳金娘家去請，如果請來，將功折罪。』低達鬼聽了，歡天喜地，引了含司馬合十數個陰兵，奔烟花寨來。時值初冬，黃花開殘，玉梅初放。正是：

青青瘦竹迎人，撲撲枯松當路；板橋邊水始成冰，山頭上樹皆葉枯。

第八回　悟空庵懶誅黑眼鬼　烟花寨智請白眉神

正行之際，忽然紛紛揚揚，下起雪來。其時天氣寒冷，含司馬欲尋杯熱茶，吃了當寒，怎奈漏眼迷離，并不見莊村寺院。又走了多時，却遇一座廟宇。陰兵上前叩門，只見內裏走出一個道士來，問道：『你們爲何叩門？』陰兵道：『我乃行路之人，因天氣寒冷，特來借杯茶吃。』那道士睜圓怪眼，大怒罵道：『你走路也沒眼睛！我這裏並非茶坊酒肆，我老爺又非你家奴才莊客；怎麼問我要起茶來，茶是與你們應行的麼？』含司馬是個文人，聽的他罵，也覺沒趣。說道：『既無茶也罷了，何必如此！』他見人不理他，益發大怒，跳將起來，大罵不止。頓時人圍了一圈，問其來歷。內中也有向燈的，也有向火的，向含冤道：『老爺不知他的脾胃，他叫做潑賤鬼；紙不知輕，磨不知重；老爺們只打他，他就軟了。』含冤聽了大怒，吩咐陰兵，將這道士綁在樹上，脚踢手打。不料果如其言。那道士忙央道：『老爺饒了小人，休說要茶，要飯也是有的。如伏侍不週，再打未遲！』含冤聽了大笑道：『眞正潑賤鬼也！』遂命陰兵將他解放。只見潑賤鬼慌忙叩頭謝了，請到方丈，先是蘭花香茶；不多時，又是素菜薄餅托上來。且是曲盡殷勤。大家吃了已完，方纔起身。他還送在十里之外方回。自此頗知輕重，這也是含冤教訓之功了。且擱下不表。却說柳金娘自從接了賈公子，只道是個花錢的；不想他慳吝異常，住了半月有餘，祇與了兩疋小綢，三兩銀子。柳金娘時常想起討吃鬼與耍碗鬼來。後來聽的他窮了，方纔罷想。一日，正在門前閒望，忽見低達鬼走來。柳金娘驚問道：『你一向却在何處？』低達鬼道：『不消說了！當日討吃鬼打死倒塌鬼嚇的我逃命而走，不想遇着鍾馗，將我罰與陰兵們吮疽舐痔，百般難過。今日他遇着黑眼

鬼，不能誅殺；要請你家白眉神，救我一命來。我先來了。含司馬隨後就到，你須小心侍候！』話猶未了，只見陰兵排列，含司馬早到。進門坐在中庭，柳金娘上前叩頭。含寃道：『竊聽你家供的是白眉神，他是何處人氏？姓甚名誰，幾時成神？』柳金娘道：『記得老忘八說是周末列國時柳盜跖，因此相傳下來，就當神將供養的。』含寃道：『原來如此，便好請他一面。』吩咐預備猪羊，一面做了祭文。次日清晨，擺停當祭品，含寃讀祭文道：

維神春秋豪傑，周末英雄；不王不帝，非伯非公；以辨士而作弟，以『和聖』而爲兄；習成武藝，不樂斯文；當日臨潼鬥寶，敢來却路行兇，諸侯聞之胆戰，衆將見之心驚；孔夫子不能教儀，秦穆公代爾崢嶸，子胥之剛鞭頗畏，秋胡之巧舌難伸；因此暴横一世，所以千載爲神；生前不甘淡泊，死後受享無窮；每日見油頭粉面，每時覩綉襖紅裙；老忘八雜劇奪目，小粉頭唱曲鑽心；廣吃些粉湯燒餅，常聽些吹笛弦箏；今者有事干瀆，望你留神細聽！你爲昔日『馮婦』，我做今日陳臻；黑眼鬼猖狂難制，白眉神本領素欽；伏願速逞爾豪梁之勢，切莫戀花柳叢中，果其如响而如廉，尚其來格以來歆！

剛纔祭畢，只見白眉神跳下地來，道：『司馬請我何爲？』含寃道：『請你非他，今有黑眼鬼頗肆猖獗，難以制服，特請足下誅之。』白眉神道：『咱家在此，無邊風月之地，何等瀟洒受用，而乃復攘臂下車耶！』含寃聽了，仰天大笑，往外就走。白眉神拉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願明以教我！』含寃道：『向聞將軍之名，如雷灌耳，今日見將軍不過花柳中人耳，不足與有爲！是以去耳。』這白眉神受不住人激，聽了此話，氣的暴跳如雷道：『你諒我不能誅黑眼鬼麽？』含寃道：『是不爲耳，非不能也！』白眉神整頓盔甲，與含寃並馬而行。到了悟空庵，望見鍾馗，鍾馗降堦相迎道：『爲此小醜，有勞大駕！』二人讓坐已畢。白眉神問鍾馗道：『這個黑眼鬼怎生模樣？看其來歷，方好下手。』鍾馗引着白眉神走到陣前，令陰兵叫陣。不多時黑眼鬼騎着挨打虎，闖到陣前。白眉神看了道：『原來只如此而已！』鍾馗道：『如此黑眼，將軍猶以爲平常耶？』白眉神道：『尊神有所不知，我在娼婦家，見那些烏龜，何享養要草鞋，吹胡須，搽紅抹黑，扭捏裝腔；至於那些粉頭們，俊的還好，更有那醜惡異常的，他也要蹶嘴上抹了胭脂，疤臉上蓋了鉛粉，大脚上穿上花鞋，扭腰撒胯，備盡醜態；本非佳人，偏要效西子之顰，學王嬙之豔；遂使那些子弟，親之不覺其臭，愛之不覺其騷，本是打他，他反以爲愛；本是罵他，他反以爲親；及至分別之時，又要三行鼻涕兩行淚；這些黑眼的東西，俺已看的熟了；只此區區一鬼，何足爲奇！』鍾馗聽了大喜道：『你有如此本領，不嫌他黑眼，這鬼便容易誅了。』當下白眉神提刀出馬，黑眼鬼提鎚相迎；兩人戰了數合，黑眼鬼料敵不過，棄了流星鎚，跳下挨打虎，將身一縱，又想往白眉神眼裏直鑽。不意白眉神見的黑眼事多了，把眼看的謎了，再也鑽不進去。一跤跌在地下，急尋那挨打虎時，已被負將軍三拳兩脚打死。他見沒了虎，益發着急，只得拳了流星鎚，鑽入沒臉洞中去了。鍾馗道：『如此爲之奈何？』白眉神道：『這有何難！乃令陰兵向洞口燒起火來，那烟盡冒入洞中，黑眼鬼烟的兩眼通紅，跳出洞來。衆人看時，已變做紅眼鬼矣。』白眉神向前大喝道：『還不投降，更待何時！』黑眼鬼只得投降。白眉神將他脖項縛了一條蔴繩，着陰兵看守；方纔回陣。鍾馗一見大喜，攜手共進悟空庵來。庵中早已排下筵席。白眉神執壺把盞，主席相陪；護衞二神上坐。鍾馗席間問及白眉神爲何不將黑眼鬼誅了，留他何用？白眉神道：『尊神不知其故！一者，小神爲他黑眼惹慰，別處難容；不如牽他在娼婦家，使他們一同黑眼去；所謂一窠狐子不嫌搔也。二者，娼婦家虔誠供我，無物相酬，牽了他與他撈毛，聊以答其恭敬之心耳。三者，他雖是黑眼可厭，却不是大奸大惡，有干法律，萬無可赦之條；我也是不苛責其罪之意。』鍾馗道：『將軍處此，似乎合理；只若將軍以春秋人傑，而甘自沒于娼家，未免有玷，何不翻然歸正，無異貽謀爲子孫，立萬世無彊之業

哉?』白眉神道:『尊神獨不聞和尚無兒孝子多乎?我今與忘八做了祖宗,那龜子就是俺的兒子,粉頭就是我的女兒;每日受其供奉享其祭祀,心閒時愛而不厭,神恬處樂以忘憂;何必巴巴結結,爲子孫作馬牛耶?』鍾馗道:『如此看來,莫怪小神輕口將軍正所謂男盜女娼者耶!』白眉神聽了,勃然變色道:『惡!是何言也!』于是立起身來,也不辭別鍾馗,竟是憤憤牽了黑眼鬼與忘八家撈毛去了。這叫做:

黑眼鬼從新得所,白眉神到底甘心。

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好貪花潛移三地　愛飲酒謬引羣仙

勸你莫貪花,貪花骨髓磨;勸你莫飲酒,飲酒肝腸搓;肝腸枯髓竭,奈如何?哀哉無計躲閻羅,我今悟得長生訣,試請鍾馗斬二魔。

話說白眉神領了黑眼鬼大怒去了,鍾馗也覺失言。只見蝙蝠不動,無奈住在庵中。與司馬看些六韜三略,負將軍習些弓馬鎗刀。鍾馗那日隨意閒遊,到了一個所在,見殿後一座小門,一把小鎖鎖着。鍾馗到在門前,想道:『這裏一個人亦不見到,何不看他一看!』遂手去開那鎖,不想鍾馗力大,那鎖隨手而落,於是開了門,走將進去。曲曲折折,走了片時,方是一個小院。院中禪房三間,甚是清雅。鍾馗掀簾進去,只見正面放著一張金漆掉子,掉子上擺着銅爐,燒着眞香;後面掛一軸雪景山水,那畫忽然張起,把個鍾馗一驚。定睛一看,畫底一個小門,內裏露出一個油頭粉面的婦人,看見鍾馗在內,回避。鍾馗忙將古畫掀起往內看時,有十數個美人,俱在裏頭。鍾馗大喝一聲道:『妖精們還不出來,更待何時!』這些婦人見鍾馗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先已

落胆;一個個逡巡出來,一齊跪下討命。鍾馗道:『你等在此何幹?從實說來!饒你們性命。』這些婦人戰戰兢兢道:『小婦人們來的不一,也有佃戶之妻名嫁佃戶,實嫁和尚;也有燒香施捨,名雖行善,實圖歡樂的;也有飢寒所迫,名雖賑濟,實來還賬的;也有逃難出來,被和尚搶奪進廟內,日積月累,所以聚了許多。此是眞情,望爺爺饒恕則個!』衆婦人哀求不止。鍾馗道:『這禿賊那裏去了?』衆婦人道:『他將小婦人們封鎖在此,不分晝夜輪流取樂,如今睡的厭了,又在外邊,又鉤搭許多弟子婦人,龍陽小官;圖他快樂。丟的小婦人們七顛八倒,少不得都替他守節。爺爺見時,勸他一勸,須教雨露均沾;不要使南枝向暖,北枝寒也。』鍾馗聽了大怒道:『狗淫婦要你們何用!』提起劍來,一劍一個,皆都斬了。這正是:

悟得空時原有色,誰知色後又成空。

鍾馗斬了婦人,獨坐禪堂,怒氣轉生,恨道:『必除此賊,方洩胸中之恨。但不知此賊在於何處?』正在氣憤之際,只見那地溜鬼走來問道:『老爺面色不悅,是何事?』鍾馗道:『這禿驢猶然不足,又往別處受用去了。俺欲斬他,不知去向,可與我打聽來,和尚是色鬼無疑了。』鍾馗道:『這些婦人想是庵中禿賊的渾家,小可知道和尚是色中餓鬼了。由此看地下殺倒許多婦人,大吃一驚道:『這些婦人想是庵中禿賊的渾家,小可知道和尚是色中餓鬼了。由此看來,和尚是色鬼無疑了。』鍾馗道:『這禿驢猶然不足,又往別處受用去了。俺欲斬他,不知去向,可與我打聽一番,察其下落,方好斬他。』地溜鬼不敢不遵,於是溜將出來,走了幾條街巷,心下想道:『我一時雖然出來,他在東在西,怎麼察訪?』正在沉吟之際,看見道傍一個小和尚,坐在人家門首,敲著木魚念佛。地溜鬼細聽時,卻不是念經,模模糊糊,念的都是俏寃家王大娘之類。地溜鬼道:『此中必有緣故。』問道:『師傅!你化些甚麼?』小和尚也不理他。地溜鬼想道:『莫非色中餓鬼在這裏面。他在此與他觀風。』等了一會,只見觀風鬼起身撒尿。地溜鬼得了空兒,溜將進去。只聽房內却有笑語之聲,地溜鬼暗暗走至窗外細聽,你道聽了說

甚的：

不說山盟，不言海誓；一個不敲木魚，却念的是救苦觀音；一個手脫雙腮，低叫的是肉身心肝；一個金蓮高舉，恍然是亂墜天花；一個纓鎗頻掉，依稀像點頭頑石；戰多時寺門欲閉，霎時魂入西天；頑一會老僧入定，須臾身到極樂。這正是未央生身坐肉蒲團，海闍黎夜宿銷金帳。

這色中餓鬼合這婦人頑了一會，方纔雨收雲散。婦人道：『你日晚還回庵去。』色中餓鬼道：『庵中現有鍾馗在著，甚不方便。今夜在這裏歇了罷。』又飲了幾杯美酒，二人方纔交股而睡。這地溜鬼聽眞色中餓鬼在內，連忙溜將出來；此時天色甚黑，所以小和尚也不曾看見。飛走回來，報與鍾馗。鍾馗聽了此話，也不點兵，也不領將，自己提了寶劍，跟了地溜鬼，竟往這私窠婦人家來。到了門首，就要過去。這小和尚不肯放入，鍾馗大怒，令『地溜鬼將小和尚縛住，牽回庵中待我回去，再細問他。』地溜鬼奉命牽回去了。鍾馗獨走進門，大喝一聲『禿賊何在？』這婦人驚的赤條條身子跳下地來，叩頭求命。鍾馗止見婦人，不見和尚，大驚罵道：『禿賊那裏去了？』婦人道：『他方才乃合婦人同幹淫情未足；如今又往別處要龍陽去了，想必就來。』鍾馗大怒，手起寶劍，砍爲兩段。心中暗想道：『這禿賊想必還來，不免在此等候。等了多時，只聽的色中餓鬼隔窗叫道：『親親！你睡着了，我好快活。有興時和你再耍耍何如？』鍾馗聽了，暗暗提劍出門，劈頭砍去。這色中餓鬼猛吃一驚，脫身便走。鍾馗隨後就追，看看趕上；舉起劍來正欲砍他，不覺撲咚一聲，跌在地下了。這正是：

觸天怒氣高千丈，撲地肥軀跌一堆。

原來是醉死鬼吃醉了，睡在地下；鍾馗不防，忽然絆了一跤。色中餓鬼得了寶劍，便走脫了。鍾馗起來看時，是個醉漢。曾有駐雲飛一曲道得好：

閉目搖頭，兩道頑涎往下垂；哇兒吐一口，都是澹澹白沫；好一似狗肚盛酥油難消受，反復翻騰；不怕塵和垢，量小何須攬大甌。

且說鍾馗被醉死鬼絆倒，爬將起來，又要迫那色中餓鬼。卻被醉死鬼一把拉住，喃喃吶吶說道：『你是何人？敢踏老爺一脚！』這鍾馗待殺了他，見他醉了，只得說道：『俺姓鍾名馗，你待怎麼？』醉死鬼道：『你是大鍾，我是小鍾；實告你說，我大鍾也不怕，小鍾也不怕。』鍾馗道：『快些放手！我如今要殺人去。』醉死鬼道：『你要擲骰子麼？俺就買上老陽起鎗，夾旦旦丟羅羅都不怕你。』鍾馗聽了，急的暴跳，提起拳來就打。醉死鬼道：『怎麼你又不擲骰兒，又要耍花拳麼？』於是三呀五呀，吆天喝地起來，叫個不了。鍾馗又是惱又是笑，儘力撒脫，方纔回入庵中。叫地溜鬼將小和尚帶過來審問。問色中餓鬼的下落，小和尚道：『小僧委實不知。小僧昔日在灰山草包營樹睜大王手下，一向言聽計從，甚是相得。不料近日來了一個乜些鬼，與他性情相合，反嫌我忒奸，因叫我做奸鬼，我因此心懷不平，聞得爺爺到此，指望降了爺爺，領兵剿滅了他，俺便做此山大王。不想前日來時，爺爺正與黑眼鬼相殺，黑眼鬼要圖入爺爺眼中。俺恐爺爺無甚本事，又欲別圖，忽遇色中餓鬼就肯收留我。一者想受他些產業，二者好圖他的老婆。所以與他做了徒弟。今日與他觀風，此是實情。至於他的下落，實在不知。』鍾馗道：『你既失身於人，就該始終如一；爲何反面事人？其罪一也。及至前來投我，你又遲回觀望，其罪二也。禿賊既然收你爲徒，你又要圖他產業，謀他的婦人，其罪三也。眞乃險惡異常，害人不淺，要你何用！』一劍就將奸鬼斬了。忽聽的山門外吶喊搖旂，似有兵馬之狀。鍾馗使人打聽，說外邊一夥醉漢，不計其數，竟將廟門圍了。原來醉死鬼調了人來要與鍾馗作敵。鍾馗聽了，與含冤商議道：『此輩沉酣於酒，罪之他不知其罪，殺之他不知其痛，亦且誅之不可勝誅；你且出去，以好言勸諭他一番，再作定奪。』於

是含冤走出門來，叫醉死鬼答話。這醉死鬼東倒西歪的走將上來，說道：『叫老爺們怎麼？』含冤道：『看你們衣冠不整，廉恥不顧；沉酣于麴蘗，放懷于杯中；何如是之狂蕩也？且昔者夷狄作酒，大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國且要亡，況於身乎？嘗如剛斧伐枯木，吾未見其不顛者矣！』醉死鬼呵呵大笑道：『你道俺飲酒不是麼？吾聞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人有酒祿；當日帝堯千鍾，孔子百瓢；一帝一聖，何嘗不飲酒也。至於竹林七賢，莫不飲酒；我朝李太白賀知章等，稱飲中八仙；果其飲酒不好，就該衆人唾罵；爲何至今，人猶稱頌耶？俺如今雖不能稱爲酒仙，亦甘心做個酒鬼；正是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門外漢不必多說！』說畢，倒在地下；或高歌，或怒罵，鬧個不了。含冤回庵，向鍾馗道：『這些醉鬼，委實難纏；爲今之計，止有一著，須向這邊太守去說，令他出張禁止屠沽的告示，這叫做三日無糧不聚兵，這夥人沒了酒吃，他自然散了。』鍾馗道：『使的！』於是整冠束帶，騎了白澤，竟到府裏來。知府接至大堂，相見已畢，問道：『大人大駕下臨，有何鈞諭？』鍾馗道：『無事不敢相干。近因貴治醉死鬼甚多，俺欲斬了，於心不忍；欲待不斬，無奈他們醉鬧緻寓，歪纏無狀；因此欲煩大人出張禁止屠沽的告示，以爲去薪止沸之計；則此輩可以不禁而自散矣。』知府道：『禁止屠沽，其策甚好！只是此時是臘底年終，並非祈雨祈晴之日，怎好禁起屠沽來？』鍾馗道：『這有何妨！古云：「臘雪占三白。」大人何不祈雪？』知府道：『下官才疎智淺，不能想到此處；大人請回，下官即刻出示禁止便了。』鍾馗回到庵中，知府果然禁了屠沽。不數日，衆人沒了酒，個個皆醒，丟了醉死鬼各自散去。惟有醉死鬼猶然不醒。你道爲何？原來他吃酒成了脾氣，沒酒三分醉。這日鍾馗見止剩下他一個，便欲誅之。含司馬再三勸住道：『三官還避酒客，何況鬼乎？』說罷，將他扶起；他方纔一步一跌，走入醉鄉深處去了。你道那醉鄉深處如何景象：

從無貴賤，並無尊卑。事大如天，到此盡教瓦解；愁深似海，來茲也要冰消。旌旗不動酒旗搖，何須征戰；馬常催兵馬之不用操戈。平原督郵，應是酷前吏部；青州從事，無非落井知章。中山王少不的獨尊李白；酒泉部莫奈何還安劉伶。不識不知，恍若唐虞世界；如癡如夢，盡是渾沌乾坤。路不遠而自來，只要三杯到肚；城不開而直入，祇須幾盞牢腸。

當時醉死鬼到了醉鄉深處，只見李青蓮崔宗之，及畢吏部山濤阮籍劉伶王戎嵇康等；或彈琴於松崖之上，或敲棋於竹林之中；或抱膝長吟，或閒觀宇宙；或臨流以羨魚，或倚山而玩鶴；正在閑遊之際，見醉死鬼到來，衆仙道：『你是何人，來此何幹？』醉死鬼道：『小人頗能吃酒，不想觸犯了鍾馗，今要斬我，所以我逃命而來。』衆仙道：『此人既好吃酒，便不俗了。』於是向醉死鬼道：『你何不與他講酒中的好處？他心慕高曠，自然另眼看待。』醉死鬼道：『不講還好，講了他反教太守禁起屠沽來；使的我無涓滴入腸下，口渴著實難過；亦且他出言不遜，舉措兇強；我孑然獨立，安能敵的他過？』衆仙聽了大怒道：『這等可惡！我們何不與他辯論一場，也使他知道俺酒中滋味，不是尋常。』大家齊聲道：『是。』那時離了醉鄉深處，竟到悟空庵來。鍾馗見了問道：『列位先生爲何到此？』衆仙道：『聞聽尊神甚貶我等，故特來辯之。』鍾馗道：『小神正欲領教，衆先生請道其詳！』李青蓮道：『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懽幾何？所以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正爲此耳。我等花朝月夕必飲酒者，無非盡目前之歡，而消胸中之塊礧也。尊神俗物，焉能知此中之趣味哉！』鍾馗道：『先生好酒，誠高曠矣；但當日祿山之亂，先生何不以酒退之，而反爲永王璘所縛也？使非郭子儀李光弼先生早已作楚囚死矣。上無補於國事，下無救於身家；亦安在其高曠也？』李青蓮羞慚滿面而退。畢吏部上前辯道：『爾以青蓮先生飲酒爲無益乎？

昔日斗酒百篇，聲稱藉甚；如淸平調三章，何常不自酒中來哉？尊神不飲，請問詩能高如李靑蓮否？』鍾馗道：『子非榨前盜酒人乎？夫以朝廷命官，踏倒酒盃爲口腹之欲，行狗盜之事；尙敢揚眉吐氣，向人辯論乎？』羞的畢吏部滿面飛紅，不敢出聲。崔宗之賀知章奮然曰：『畢公盜酒，正是文人韻事；爾乃以爲狗盜何也？』鍾馗道：『細行不務，必累大德；若以盜酒爲韻事，則攘雞竊狗，皆爲韻事乎？』賀崔二人無言可對。山濤等聲言道：『爾云飲酒貶德，古今帝王，就該禁止；爲何冠婚喪祭，酒非濫觴；故禮飲不過三杯，豈似爾等終日沉酣，敗壞風俗耶？山公大節不虧，猶有可恕；至於公等，或居喪而飲酒，或荷鍤而飲酒，甚至李核必鑽，錙銖必計，而猶託名高曠，惑人視聽，由此觀之，眞名教之罪人也！』衆人見鍾馗侃侃正論，辯駁不倒，都漠漠無顏而回。這醉死鬼也要跟去，衆仙埋怨道：『我們都是酒仙，幾乎被你累成酒鬼。速速去罷！無妄想隔一仙凡也。』可憐這醉死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得仰前合後，獨自一人行走。走了多時，却好走到草包營地界上來。聞着酒香撲鼻，酒帘盈眸；香的醉死鬼兩道頑涎，流個不住。你道禁沽的時候，此處何爲賣酒？皆因此是樹睜大王所管，知府禁令不行。醉死鬼連日摸不著酒吃，霎時遇見酒館，就如又得了性命一般，懽天喜地，走到裏面，擇了一個坐位，高叫酒保，快篩酒來。酒保答應一聲，將酒送上。醉死鬼也不管坐中有人無人，埋着頭只顧飲酒。及至吃了三杯，打點住五臟神，方纔把眼一輪。只見那邊坐着一個風流和尙。那和尙不轉眼的看他。醉死鬼道：『他看我怎的？不要管他，我且吃酒。』誰想他慣了的脾胃，一壺酒完，就早已撾起糟來。恨道：『鍾馗天殺的！竟將俺困了半月。我今日吃了酒，再和他大鬧一場。就是金剛，我也可剝他一片泥皮。』說畢，呵呵大笑道：『不要怨他！不是他禁酒，我今怎的到這裏飲此美酒？』繼而又恨道：『勸俺休飲，難道我吃的你家的酒麼？這樣可惡！你若摸着酒中的滋味，只怕還想斷了腸子哩。』說罷，口內唧唧噥噥，又唱起來。他唱道：

酒呀！酒呀！我愛你潤詩腸，能添錦繡；我愛你壯雄心，氣沖斗牛；我愛你解愁煩，掃却千憂；搖頭輕富貴，冷眼傲王侯。鍾馗！鍾馗！你焉敢鄙薄酒！

這和尙聽他鍾馗長，鍾馗短，不覺起來問道：『老兄怨鍾馗怎麼？』醉死鬼朦朧醉眼，向和尙看了一回，說道：『師傅你不知道，前日我醉了，在街上躺着，正睡的好好的，他竟將我踏了一腳；我那管將他絆倒，他說甚麼要殺人，因此我調了些合氣的朋友，圍住了悟空庵，與他講理。陽間不省人事，又說俺吃酒不好；是俺氣他不過，又請了一班酒神仙，與他辯論。不料他執迷不悟，始終不信酒的好處，倒教神仙們連俺也不要了。所以俺在這裏自飲自嘆。你問我怎麼，想是你和我賭幾壺來！』和尙聽了道：『足下原來是俺的恩人，我聽的說話有因。』醉死鬼道：『我止曉的吃酒，並不曾施甚麼恩惠。怎見的就是你的恩人？』和尙道：『老兄那日原來醉了，不知詳細；當日鍾馗提了寶劍趕我，看看趕上，不是足下絆他一交，我今日作無頭鬼矣。救我的性命，豈不是我的恩人麼？』醉死鬼道：『他殺你爲何？你實說來！』和尙欲言不言，只顧支吾。醉死鬼焦躁道：『要說就說，你我萍水相逢，也是有緣，何必隱諱？』和尙道：『小僧生來帶了一點色心，見了婦人，就如性命一般。因此人都叫我色中餓鬼。那日我正在一個私窠婦人家混賬，不知被他怎麼就知道了，竟來殺我。我又弄小官去了，及至回來，那婦人已是殺了。他還在等我，因此我先逃走，他隨後趕來。不是你絆了他一跤，吾命休矣。』醉死鬼道：『該殺該殺！出家人不念經卷，只要嫖娼，倘惹下歹癆性命不保。再者倘生下一男半女，兒子做了烏龜，女兒做了粉頭。』和尙道：『那里就要生育！』醉死鬼道：『你說不能生育，那婊子的娃娃，可從何來？我勸你快些改了罷！』和尙說道：『老兄眞是醉話！古云「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你勸我改了色，你何不改

了酒。』醉死鬼道：『眞正也難改！也罷！即兩個平處開罷。你將色分與我些，我將酒分與你用。索性做兩個完全混賬人。』兩個說的心投意合，邀同一席洗盞更酌。這且不表。話說鍾馗自辯倒了酒仙，叱退了酒鬼，回至庵中，向含負二神商議道：『如今色中餓鬼，並不知下落，何不先去滅了樹睜大王，就省的開工夫。』二神道：『主公說的是！』於是將行李運出，放火燒了悟空庵，率領陰兵向灰山草包營而來。其時臘盡春回，正是新正佳節。只見家家貼『春聯』，戶戶換『桃符』。有詩爲證

便覺『青陽』改歲華，『東風』尖峭透窗紗。寒消臘盡難留雪，暖到梅梢已放花。
玉歷分頒時共泰，『辛盤』初薦酒宜加。年來況是妖氛淨，春遍人間幾萬家。

鍾馗正走中間，只見路旁酒旂招搖。鍾馗道：『今日新正佳節，不免權飲三杯，以取椒花獻頌之意何如？』含負二神道：『使得。』進的館來，却好遇着色中餓鬼與醉死鬼在裏面對坐飲酒。鍾馗一見，大怒道：『俺只當你走出天外去了，原來還在此處。』手起劍落，將色中餓鬼砍了。醉死鬼見勢不好，又欲逃走；被負將軍一把按住，含冤正欲勸時，已早刀過血流紅矣。這叫做：

除去花僧，閨中自少相思婦；誅了酒鬼，路旁不見躺街人。

不知樹睜大王如何降伏，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妖氣淨樹睜歸地獄　功行滿鍾老上天台

世人皆趨巧，老實些兒纔好！老實居過頭，便是現世活寶。現世活寶，獨有鎮南偏惱；設計將他害了。且看妖氛盡掃。掃盡却虧誰，還是唐家鍾老。唐家鍾老這個功勞不小。

且說樹睜大王生來立心懞懂，舉止從容；雖然尊嚴若神，却是木雕泥塑。一日在灰山上閑坐，小妖報道：『大王禍事來了。如今有個鍾馗前來征討，大王不可不備！』只見樹睜怔了一會，白睜兩眼，忽問道：『你們說甚麼？』衆小妖稟道：『如今來了一個鍾馗要殺大王。大王不可不備。』樹睜大王方叫喚道：『乜些鬼過來！』乜些鬼走至跟前問道：『大王有何吩咐？』樹睜大王道：『你快去外邊打聽鍾馗下落，速來報我知道。』乜些鬼領了令，下了山，出了草包營往前慢慢而走。乜些鬼只顧看了一夜，竟忘了打聽鍾馗之事。至夜盡人散，依著舊路而回草包營來。樹睜如此，有名無實。』乜些鬼無言可對，躊躇了一回，隨口應道：『鍾馗無甚本領，大王一見問道：『你既回來，鍾馗今在何處？』乜些鬼無言可對，躊躇了一回，隨口應道：『鍾馗無甚本領，大王放心。』樹睜大王喜道：『如此便不足畏矣。』遂吩咐小妖，快看飯來。小妖將飯奉上。樹睜大王吃飯未完，小妖跑來稟道：『禍事到了！鍾馗今已殺進洞來。』樹睜大王從容問道：『鍾馗利害否？』小妖道：『大王聽稟：』

手執青銅古劍，頭戴軟翅紗巾，逢山到處斬鬼精，一個不教餘剩；率領陰兵十萬，下隨司馬先鋒，須臾踏碎草包營，不怕大王樹睜。

樹睜大王聽了，嚇的話也說不出來。遲了多會，方說道：『快喚乜些鬼出戰。』衆小妖道：『他早已逃走。』樹睜大王歎道：『當日奸鬼與伶俐鬼在我手下，被他終日在我耳邊說長道短，我一時沒了主意，將他二人趕出。不想乜些鬼今日這般待我，甚是可惡！』無奈只得自己穿戴盔甲，走出陣來。這邊負將軍出馬問道：『你就是害人的鬼王麽？』不想他却有一般絕好本事，任你打罵，他總瞪着一雙白眼，再不回言。負屈問之再三，見他並不話答，勃然大怒，舉刀便砍。伊竟分毫不動。負屈無奈，勒馬回來，報知鍾馗。鍾馗道：『這事又奇！』於是提了寶劍，走上陣來；也不答話，劈頭就砍。他仍然不動。鍾馗一見此人不可力勝，回陣向含負二神耳邊道：『如此這般，方可破他。』又向地溜鬼吩咐道：『你在樹睜大王背後挖一深坑，上用氿土虛蓋；等他落下坑去，報我知道。』鍾馗安頓已畢，撥轉陰兵，往後而退。遠遠望見一所莊院，甚是寬大。鍾馗道：『我不免到那邊駐馬等候地溜鬼的消息。』於是走進莊來。這莊內你道是誰，原來就是虛花鬼的住處。當日虛花鬼慶畢了生日，果如人言，次日便沒了銀錢。廚工樂工優人都來要錢，少不得將皮襖衣服之類當賣的當賣了，折算的折算了。尚剩下幾件澆薄紗片，沒人要他。今日聽的鍾馗到來，只得穿了，迎接鍾馗進的門來。鍾馗抬頭一看，這虛花鬼怎樣的打扮：

頭戴紗巾，身穿紗服；頭戴紗巾冷颼颼，自然縮着；身穿紗服戰兢兢，勉強搖擺；『縕袍不恥，』未必有子路之風；高春服既成，全不像曾參之氣象。灣其腰而包其腹，病於夏畦；流其涕而縞其眉，惟愛冬日。

鍾馗看了虛花鬼忍不住問道：『如今雖然立春，天氣尚寒，足下爲何穿紗出來？』虛花鬼耍臉，回答道：『我家有這樣好東西，怎的不穿。』鍾馗又問道：『既如此，你又爲何打戰？』虛花鬼道：『這樣寒天，怎麽不打戰。』鍾馗不由的呵呵大笑。虛花鬼見鍾馗笑他，突然大怒起來。你說却是爲何，原來虛花鬼並無房舍，這所

大房，因爲慶賀生辰纔賃一月，以便筵宴賓客，唱戲擺酒。早上主人趕上已是着氣，又加上樂工優人吵鬧了一番，將幾件衣服也變了。他是好體面的，此時穿了紗服，見人已是沒趣。鍾馗如今當面笑他，他便老羞變怒，頓時發起怒來道：『你是甚麽人，胆敢上門欺人。』一頭竟撞將去。鍾馗忙往後一閃，不想用力太猛了些，撞到牆上，一時腦漿迸流，嗚呼哀哉了。鍾馗正在驚疑之際，只聽的陰兵報道：『外面捉的奸細在此。』鍾馗命綁進來，只見幾個陰兵前擁着乜些鬼，當庭跪下。鍾馗道：『你是何人？來此何幹？』乜些鬼道：『我是灰山草包營下來的。我主人樹睜大王著我昨日打聽鍾馗，我在這裏看戲，就忘了；今日忽然想起來，見他吃飯去了，我便乘空而來。但不知鍾馗果在那裏？也不知是黑的白的，老爺若見過，可指示我知道，不然我回去，俺家大王又說我不中用。』衆陰兵聽了，都笑。乜些鬼道：『休頑笑！我說的都是實話。』衆陰兵罵道：『瞎眼賊！當面不是鍾馗老爺麽？你還要何處打聽？』乜些鬼聽的說是鍾馗，爬起來就走。負將軍大喝一聲，一刀砍了，再不得世上乜些了。

生前大號既乜些，死後尊稱難急骨；料想世間不用他，罰到山中變哭突。

且不言鍾馗衆神。再表樹睜大王見鍾馗去了，便得意了不得。只管笑。有地溜鬼等了多時，心生一計。假充了一個小妖，走來稟道：『大王想是餓了，請大王進膳。』大王道：『那鍾馗再不來了麽？』地溜鬼應道：『是不來了！』樹睜大王點點頭道：『你說的是。』轉過身來便走。走了數步，說道：『不好，孤家跌下去也。』話猶未畢，只聽的一聲响亮，跌入深坑。地溜鬼大喜，飛跑報與鍾馗。鍾馗與衆人忙來觀之，只見樹睜大王眼睛往上直看，身子坐在坑裏，動也不動。這地溜鬼正在得意之際，拿了一枝鎗往下直刺，誰想這樹睜大王也有一時不樹睜，將鎗杆一把扯住，用力一扯，竟將地溜鬼一個觔斗扯下坑去了。衆陰兵正欲救時，樹睜大王已將地

溜鬼坐在他身下壓死了。鍾馗大怒，速令陰兵掩土。可憐這樹睜大王一生樹睜，至此了賬。正是：

三寸氣在全無用，不待身亡萬事休。

鍾馗埋了樹睜大王向含冤負屈道：『我記的出陰府時，閻君與我鬼簿。見末後有個樹睜大王，何不將簿一查看，我們誅了多少鬼魅。』含冤道：『有理！』於是拏過簿子來，逐名細查；一個個或撫，或誅，無遺剩。鍾馗大喜道：『這等看來，我們功行已滿，不及此班師，更待何時。』眞個是鞭敲金鐙，齊唱凱歌，浩浩蕩蕩，再往陰曹地府來而。這正是

斬盡妖魔寶劍寒，功成歸去萬人安；

閻君若問誅邪事，不比輪迴一樣看。

不覺過了奈何橋，進了枉死城。把門判官認得鍾馗急急通報。此時十殿閻君正在會議些公事，聽的鍾馗到來，連忙下殿相迎。鍾馗見閻君出來，下了白澤藏了寶劍，整頓衣冠，上前行禮。閻君笑道：『屈指一年，鬼魅盡除；尊神何成功之速也。』鍾馗躬身道：『託賴大王餘威，憑仗二神夾輔；所以到處平夷，不煩勞苦；小神何功之有！』須臾讓至殿上，彼此敘禮。此時護衛二神，閻君也另眼相待，不比從前。於是大排筵宴，鍾馗上坐，含冤負屈兩旁；閻君主席相陪。飲過數巡，閻君問道：『尊神誅邪功勞，請道其詳，好待小神仰奏天庭，以討公等封爵。』鍾馗遂將前項事：某鬼如何誅殺，某鬼如何安撫，一一說了。但其間還有幾個不在鬼簿上的，我見情理可惡也一併誅了。閻君道：『那幾個不在鬼簿上？』鍾馗道：『如死大漢，不惜人；還有色中餓鬼，所連累一切婦人，俱非鬼簿上有名的。』閻君道：『尊神有所不知，那死大漢本是呂布一轉，因他雖然勇猛，却少剛骨；所以罰他轉了死大漢。至欲尊神斬之，以償其殺了建陽之罪。至於不惜人，他是張六郎後身，因他前世生的美貌，人皆愛他，故有許多淫慾之事；使他轉了不惜人，今日之所憎者，皆昔日之所愛者也。尊神也誅的不錯！』

鍾馗道：『那些婦人，同亡劍下，又有何因？』閻君道：『那都是呂太后，武則天，趙飛燕，楊貴妃，郭槐，孫壽，劉氏，賈充女，虢國夫人之類；因他淫慾過度，罰他轉了此輩，只教他受些飢寒苦楚，改過邪淫；不料他仍然無恥，尊神誅之，猶不足以盡其辜也。俺這裏還要罰他變做母豕，母狗，母羊，母驢之類。』鍾馗道：『殿下差矣！此輩罪惡，不過宣淫；遂以重罰，屢屢加之；俺視古今以來，如王莽，曹操，梁冀，董卓等輩，我朝楊國忠，安祿山，盧杞之類；殿下何以處他？』閻君道：『王莽曹操等已在阿鼻地獄中，受無邊苦楚，永世不能轉入輪迴。至於楊國忠安祿山一個轉牛數次，一個變猪幾遭，生前受無數苦楚，臨死還要賞他一刀，割骨剝皮。』護衛二神聽的處了楊國忠安祿山如此其慘，合聲道：『善哉！我二人之恨亦消矣。』鍾馗道：『盧杞怎樣處法？』閻君道：『盧杞昨日拏到，還未審問。』鍾馗道：『何不牽來，俺問他一問。』閻君傳下旨來。不多時，只見十數個猙獰惡鬼，綁着盧杞而至。鍾馗看了大怒道：『盧杞！你還認得我麽？』盧杞抬頭一看，見是鍾馗，嚇的戰戰兢兢，俯伏地下道：『向是天子嫌君貌醜，不干我事。』鍾馗聽了，越發大怒，拔出劍來，就要斬他。閻君笑道：『尊神若斬盧杞，他反得了便宜，看俺自有處治。』即令盧杞下入油鍋。須臾皮骨皆脫，鍾馗大喜道：『這也是陰兵跟我一場，何不將此肉賞他，以酬一年之勞。』閻君隨令衆陰兵分散而食。閻君道：『諸惡已除，尊神須齋戒沐浴，三日後隨我參見上帝。』當下衆神散訖，各乘虎誠，專候上天。不題。且說玉皇上帝一日設朝，那天上朝儀，迥異人間；怎見得：

那黃龍繞柱，彩鳳飛簷，左金童手擎香盒，右玉女盤托明珠；盈耳笙簫，丹墀下一派仙樂滿目瑞氣，寶殿上萬道祥光；九曜星官，頂冠束帶，有雍雍之雅度；二十八宿，戴盔穿甲，呈凜凜之威風；南天門下四大帥，東西列坐；玉虛殿上十美女，左右排班；李老君騎青牛遠來朝覲，呂純陽跨白鶴忙道山呼；還有那巨靈

神身若泰山，端秉金戈來值殿；更有那老壽星頭如笆斗，斜扶竹杖看朝儀。

當日玉皇高坐，衆天神朝拜已畢。玉皇道：『目今乾坤明朗，世界清平，想是有眞主當朝。』衆天神未及回奏，太白金星俯伏金階稟道：『南天門外十殿閻君來朝，專候吾皇出旨。』玉帝傳令進見。十殿閻君領旨，走至殿下，朝拜已畢。齊奏道：『臣等職司陰界，凡有罪惡，無不秉公裁奪。但南贍部洲大唐國有一種非鬼似鬼，非人似人者，各隨其氣之偏，又兼習染之異，往往有犯罪之由，無科罪之實，所以王法不得而加，報應不得而顯；以致乾坤昏暗，世界不清；臣等正在愁煩。幸有鍾馗其人者，秉剛正之氣，具斬鬼之才，只因生來貌醜，以致唐王拚逐；不料他自刎而死。唐王深憫其冤，已封爲驅魔大神，令其遍行天下，以斬妖邪。臣等又助以含冤負屈二將，陰兵數百，含冤運籌帷幄，負屈決勝疆場，今已魍魎掃迹，魍魎潛蹤；普天有清甯之慶，四海無濁穢之憂；率皆鍾馗與含冤三人之功也。臣聞有大功者必蒙厚賞，伏祈陛下隆其爵秩，以酬其功！臣等不勝悚惕待命之至！』玉皇聞奏，天顏大喜。宣上殿來。見鍾馗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含冤儒雅風流，負屈熊腰虎背。隨卽傳旨，十王歸殿。鍾馗等候旨。於是十王拜謝玉帝，別了鍾馗。回陰間去了。鍾馗等俯伏階下候旨。須臾太白金星手捧丹詔，當殿宣讀。玉帝詔云：

朕維兩儀既判，三才始分；天得奇而成陽，地得耦而成陰；人稟天地，氣屬五行；無奈風殊俗異，習染性成；或浮華而鮮實，或虛詐而少誠；或心懷慳吝，不知子孫之悖；或任情屠侈，不惜天地之珍；或嗜酒而亡命，或愛色以殞身；似此種種不善，以致天地沉昏；王法繩之而無據，因果報之而難憑。咨爾鍾馗，秉清剛之德，有正大之心；掃除惡鬼厥緒非輕；可封爲翊聖除邪雷霆驅魔帝君。含冤有孔孟之操，建孫吳之功；可封爲天樞文德翼聖眞君。負屈擅賁育之勇，兼逢羿之能；可封爲天樞武德贊聖眞君。吁嘻！妖氛既淨，仰

太陽之普照；正氣盈寰，皆鍾子之鴻功；業既高於今古，爵宜冠夫天人。欽哉謝恩！

鍾馗等謝恩已畢。上帝退朝。含冤拜別鍾馗，俱到天樞垣上任去了。鍾馗出了南天門，上了白澤，前打龍虎旂，來到廟中。此廟自從誅了摳掐鬼，衆百姓感念，因此蓋的金碧輝煌，光彩奪目；外面五間大門，裏邊七間大殿；甚是寬闊。此時在廟受享無窮供養。連白澤蝠也做了子產之魚，得其所哉。且是靈感異常，有求必應。百姓莫不歡悅。縣尹詳了上司，寫本奏知德宗皇帝。皇帝看了本大喜，命柳公權題匾一面，石青妝成，眞金貼字，黃緞包了，委禮部尚書杜黃裳，太監魚朝恩，前來掛匾。其時哄動了鄉鄰鎮店，大小男女，都來看匾。到了門首，只聽的一片鼓樂笙歌，十分熱鬧。二位天使秉燭拈香，放了三聲神炮，解開包裹，挂在殿上。衆人爭來觀看，果然寫的齊整盆口大的五個字，說道：『那有這樣事。』

詩曰：

花覆煙籠午夢長，醒來提筆記荒唐；誅邪有術舌爲劍，滅鬼無能筆代鎗；負屈逞奇俱邁衆，含冤定策總非常；只因畫上鍾馗好，一一描來仔細詳。

新式標點

鍾馗傳

洋裝一册

定價四角

標點者　王秋帆

校閱者　沈世榮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所　上海南河福路南州路廣益書局（總支店）

二三年十月出版

版所有權

本社出版圖書；校對嚴格，印刷精良，潔美觀，紙張整且定價劃一，並不隨時加碼。外埠來信添配檢貨照數，無少發多寄之弊，如蒙惠顧比較，尤所歡迎之至！

外埠函購簡章

（一）寄費照實價加三成，不足照補。（二）郵票代洋十二角以上通用，及外國郵票一概不收。（三）凡寄郵票須覈郵紙以免受溼，如不覈郵紙寄來，不開者，不收。（四）如欲將書掛號寄奉，每件另加掛號費洋八分。（一）如由購書者自出，均由本社負責，信件如有遺失，本社不負責任。（二）如由匯款購書，信資洋力，由本社無代付之義務。帶

本社出版各種標點書籍，原託廣益書局經售。猥蒙讀者嘉許，訂購日衆。茲爲發展營業，另闢本社批發所於河南路泗路口。力圖較配迅速，益臻完善。如荷惠顧，竭誠歡迎！

